



王耀武

王耀武

徐

淦著

清風鎮

清風鎮

徐
淦
著

目錄

第七次挑選	一
人獸之間	八
瘦科長	二〇
映山紅	三二
滑風鎖	五四
藍家高而蒙	一〇〇
翻仙	一一一
現代	一二二
胡漢昇和他的脚	一三一
懶子四家	一四三
德密米行	一五七
日光之下	一七九

第七次挑選

這還是上半年在漢口時遇到的一個南京朋友說給我聽的——

哈哈，想不到我們還能在這裏見面！

我，我怎樣離開淪陷後的南京嗎？唉，話長呢！

南京一陷，我只好跟大夥兒逃進了難民區。逃進去不到三天，日本兵到難民區挑選來了；二十幾個青年人中了選，他們就讓日本兵押了去，一去不回來。

也許是替他們衝鋒打自己人去了，人們這樣害怕。

不會的，他們真不信任你呢！有人這樣相信。

那末一定是做苦工去了。於是人們又這樣猜。

做工，縱沒有工錢，飯該有吃的吧。

但願如此吧！

人們還沒有忘了推測被押去的二十幾個壯丁的命運，第二次挑選卻緊跟着來了：又是二十幾個青年人被帶走到不可知的地方去。

父母失去了兒子，兄弟失去了兄弟，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不見了爸：已經是離散了的，又拆了一下羣。

每一次挑選，卻總隔不了三五天，沒有被上一次選中的擔心着下一次。

青年不能裝老年，男人無法扮女子，一切欺騙都沒有膽量試；躲藏沒有用。每個人，每個青年人，都擔心着：明天或者要輪到我了！

起來吧，不要坐着等死，起來拚命去吧！但是，沒有槍，沒有刀，連鐵片也沒有，一小塊，廢銅爛鐵全讓日本兵搜得精光了。完全是一羣豬仔，在屠夫們的手中，他們卻隨時可以給你一刀，或者一槍。

隔不了三天的挑選繼續着，一次，又一次。

我們的老同學小張在第五次中了選。

我的兄弟是第六次，這剛才結婚不久的孩子！

他們，永別了！

到第七次，終於，一個日本軍官的指頭指中了我。

我向我的妻子看了最後一眼，哭吵，不准再哭吵；回頭，不准再回頭；跟十幾個壯丁一逼，我被押出了難民區。

一個討賊將領我們知道了，而留在難民區裏的人們，卻永遠不會明白，直至輪到他們自己。

時候是近晚，落日悽慘地發紅。

我們，十幾個，起先是慢慢地走着；走出了挹江門，跟在我們後面的日本兵下了一個令：快跑！

我們快跑了。

於是，在我們的後面有一陣笑，跟笑差不多同時發出的是一排槍聲——這就是每一次被挑選出來的壯丁們的命運！

我們之中的幾個中彈倒下了，我還沒有中彈，但是我也趕緊倒下在地上。

我沒有睜開眼睛來看，卻也不會聽見逃走了一個；這一次十幾個，除了我自己全完了嗎？我想着，不敢動一動，我裝作中了要害立刻死過去了。

我等着天黑，等着日本兵全離開這裏，這裏，離江邊已經不遠了。

同伴們的血流到我的鼻子上來。

夜風伴着一些將死者的呻吟。

似乎聽不見日本兵的笑話了。我略略把頭抬了一下，我想望一下是不是已可以想法子逃走，誰知，還有個狡猾的日本兵站在那裏，他以爲我還能動彈，就用刺刀在我的身上一連戳了幾下。

我只好忍着痛，重又不支地把頭貼上地面。

於是他放心了，好久，我聽他唱着歌去遠了。

月亮暗暗地照着十幾具屍身。我開始慢慢地爬動，爬過一個一個慘死者的同伴，在月光下，他們的眼睛不動地像望着我，但他們都是沒有了呼吸的。

忽然，我的膝髁跪在一個人的腳上，他坐起來了，使我吃了一驚。

我問他：也是裝死的嗎？

他說他是輕傷，子彈打在大腿上，他還能走動，只要我肯略略幫助他。

我扶他站了起來，我們儘可能地奔向江邊。

可是江邊一隻船也沒有，只有幾個木筏，上面載着幾袋米。

我們跑上了一個木筏，把米袋推到水裏去。一個聲音發出來，兩個日本兵就趕來了，而且立刻發出了兩槍，朝我們這裏。

我們都沒有被打中，一齊跳下了水。我拼命地游到了對岸。他，也會游泳的，但是因為受了傷吧，沒有能游到，恐怕不能活了。

一個好心的老農人接收了我，別人可都不敢。

他給我換了乾衣。他還叫他的兒媳婦暖起酒來，叫他的兒子陪我吃飯。半晚，我同他睡在一起；但是到次晨，他把我送到他家的毛廁裏去，叫我躡着，讓他用乾草把我遮掩了。他說，要是被日本兵在他的家裏搜出了我，就不但我沒有命，也要連累了他。

的一家；而現在，日本兵卻沒有耕爲他，不過叫他的兒子每天送兩次飯到那邊一個兵營裏去。末了他告訴我他姓李。

白天在毛廁裏蹲一天，到晚上出來，就到他那裏去吃飯睡覺，這樣過了三天。

第四天中午，一個日本兵來小便，小便之後不知怎末起了疑心，就用上刀的槍尖朝着我躲在裏面的乾草堆戳了一下。這一刀戳在我的手上，我忍着痛，但是刀上鮮血告訴了他我的存在。

他立刻喊另一個日本兵把那位李老頭叫來，一而，小心地用槍撥開了乾草，使我暴露在他們的面前。

李老頭苦苦地哀求他，求他不要殺死我，說我是他的姪兒，因爲膽子小才這樣躲着的，身邊什麼也沒有。

這個日本兵倒真的答應他不殺我，而且派我每天同他的兒子一起給他們送飯去。

飯也送了三天，第四天午後，我送飯回來，看見李老頭被綁在門上，屋內，三個日本兵剛把他的兒媳婦強姦過了。

我放開了李老頭，找回來他的兒子。我們商量着怎樣逃，我們決定，就在當天晚上弄一隻船走！

他們只理了一點衣服。李老頭朝着種了一生的田地嘆了一口氣，流了幾點老淚。他的兒子不願扶他的妻子；一個人默默地跳到船上管棹去了，是我把她攙下了船。

她的面孔黃得像蠟，頭髮還是散亂着，兩目無神地望着她的丈夫，膽怯地坐在他腳下。他卻沒有看她一眼。

船很快地被我們向上遊送。天亮以前，我們到了安全地方了，但是，李老頭的兒媳婦卻在這時候爬下了水。

後來，李老頭進了收容所。他的兒子，自願投軍，到前線去了。

(二十七年成都皇城壩)

人獸之間

杭州陷落以後，在四個月裏面，她們三姊妹，先先後後躲了八個地方，且村是第八個。

幾次是因爲謠傳日本兵要到這一鄉來，幾次是因爲風聞游擊隊將經過那一村。有錢人根本就不歡迎中國的游擊隊；年青的男子和婦女怕的是游擊隊後面的敵人。她們三姊妹，金寶，銀寶和小寶，都很年青。小寶十五歲，銀寶二十歲，金寶又比銀寶小五歲，二十五歲。只有金寶是結了婚的。

丈夫是空軍二等機械佐，製造安全傘的。一個密令，他只能充身一個跟廠裏的人遷出杭州。金寶用手也牽不住，用眼淚也牽不住，苦苦地哀求：

——你想，你顧自去了，這裏，沒有爸，沒有媽的三姊妹，我又難潑身，萬一杭州

失守，我們怎末辦？

——暫時避到鄉間去。

——到日本人的力量及到鄉間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辦法子來把你們救出的，現在，我卻不能帶你走。

就是這樣無情無義地走了，留下一句這樣靠不住的諾言。

幸而也留下一些錢，杭州真的陷落以後，使她們姊妹三個還有力量從這裏搬到那裏，使金寶在某一次遷移裏平安地生下了懷胎八個月的孩子，與其說靠了遷到在先記也記不起的遠親的幫助，不如說靠着錢。

到H村，她們是四個了。

H村說來並不是一個挺安全的地方。它離杭州不遠，村口頭的那個大寺裏還駐有小數的日本兵，但是許多人遷來遷去往往遷到這裏來是有他們的理由的；H村是個富村，維持會辦得「好」，有力量供應日本軍隊不時的徵發，每次會用許多錢米和食物換得村內一時的太平。

問題是：一個富村足算能够供應錢米和食物，滿足日本軍隊的食慾，是不是也能够滿足日本軍隊的厭慾，用村子裏面的年輕的婦女？

這裏在是維持會裏的人們最感到頭痛的差使。他們都有年青的小太太和更年青的女兒。他們明白地知道，去向別人要他們的妻女，比向人要他的性命還困難些。有時候，他們就只好一面把自己的妻妾和女兒藏起來，一面對日本人敬謝不敏，讓他們自己虎狼似的擄掠去。

日村終究還是並不太平平的。

這一種不安和恐怖，金貨她們要到了日村才知道。

金貨感到自己的乳水在苦難的奔波中變成缺乏了。三個多月的孩子每次吃不到半肚，哭吵得很兇。她只好大着膽抱了孩子去找人，想用錢雇一個年青的奶媽。

四處找不到奶媽的影子，她的身後卻跟了一個日本兵了。當她發現了的時候，她驚叫了一聲，開始飛跑，做的皮鞋跟在她的後面更快地敲擊着。

前面橫着一座橋，金貨再也沒有力量上去了，她把孩子放下在石級上。掙脫了一隻

抓到肩膀上來的手，她沒有工夫再思索，就向後跑了幾步，讓自己從柔滑的草岸上滑到湖水裏，又掙扎到湖心去。

她是不識水性的。湖中央淪洋的水愛莫能助地包圍住她，漸漸地要把她淹沒了。

那個日本兵站立在石橋上，呆呆地看一下哭着的孩子，又呆呆地看一下浮沈的金寶。

忽然，他大叫了一聲。迅速地卸去了他的武裝，踏上橋欄他直跳下湖去。

他艱難地已經吃了些水的金寶托着，慢慢地滑到岸邊。爬上岸，莊嚴地把金寶軟弱的身子放在草岸上，又把石級上的孩子鄭重其事地抱過來放在她的身邊；他這纔回到橋上去用內衣揩乾他的身子，一件一件地重又穿上他的衣服。

當他又配掛上他的全副武裝，他看見溼淋淋的金寶早已從草岸上掙扎着爬起，緊抱着孩子，蹣跚蹣跚地跑得漸漸遠了。

他對她的背影笑了一下，表示他不想去追趕她似的坐在橋欄上，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中國的女人真奇怪！

又一次，是銀寶在午飯後失了踪，到晚飯時還沒有見她回來，一個日本兵卻又把小寶一直追蹤到家裏來了。

小寶慌張地說：

——金姊，銀姊逃出來了，逃在山裏。我在山腳下看到的，有一個日本兵追她，我也逃上了山。躲了半天，我以爲沒有人了，從樹林裏出來，不知道那個追銀姊的日本人還癡癡地坐在山下等，看見我就追我，你看，來了……

金寶是不能出面的，她央求一個七十歲的老鄰居去招待那個日本兵。

日本兵發着脾氣，把桌子也打翻了，話講不通。於是維持會派來了人。據他的翻譯，老婦人知道那個日本兵一定要叫小寶出來讓他仔細看一下，是不是騙去了他的許多東西的那個女子。

維持會裏的人逼得要交出大寶來，小寶只好到老鄰居的背後去露一下她的灰白的小臉。

幸而日本兵說她不是那個還要大一點的壞女子，不過他忽然也要小寶，他說叫她到他們營裏去洗衣服。

小寶就哭着。

老鄭跪下在地上，合着掌拜日本兵又拜那個維持會裏的人說：

——老爺，先生，饒了這個怪可憐的孩子吧，她還只有十三歲，洗衣服不會的，還是我老太婆代她去！

維持會裏的人還不會放下臉上的皮，那個日本兵卻拉了他，什麼人也不再要，出去了，還不忍地回頭看看磕着頭的老婦和抖索着的小寶。

深夜，銀寶才從山上偷偷地回來，帶着一個小小的手巾包。

把手巾包打開在姊妹們的前面，銀寶一屁股坐在金寶的膝上，大笑了一陣，這才鄙視地擺弄着那些手帕，告訴她的姊姊和妹妹：

——在溪邊的樹枝裏面洗衣服，想不到也被一隻日本狗看見了。他叫我防地捉住我緊緊地不放，先怕我投水似的。投到淺淺的溪水裏去有什麼用呢，但我因為知道他

是可欺的，我就攙住一根柳枝在細沙上寫了一句：「不強迫我，我不投水」。他對這立刻發生了興趣，也用柳枝寫道：「肯不肯從我」？我寫的是：「要我野合，誓死不從」！他問我假使帶我到那個大寺裏無人看見可以嗎，我答他那可以。於是他高高興興地帶我到他的宿舍裏去，一路上他用一隻手攙住我，我也明知在那時脫逃是沒有用的。他有一個很簡單清潔的宿舍，到了那裏，爲了要討我的好，他搬出來許多東西，你看，這些就是。這是二兩重的金鐲，這些是金戒寶石戒，這一對是鑽戒，剛才他把這些都套在我的手上，我到了山裏才一樣一樣地脫下來的。

金寶忍不住問了一聲：

——你怎樣逃出的呢？

小寶也着急地等候着，銀寶卻從容地脫下去，甩飛色鏢地：

——後來他要動手了，但是我拿筆寫給他看，「我們必須等到天黑，我們應該弄點酒菜來吃」。他立刻叫人弄來許多菜。他又打開了幾瓶啤酒。等他吃了不少，我卻說我不吃啤酒，要他給我拿紹興酒來。他這時候已經深信我不會逃走了，就胡胡塗塗地

真的出去了，只把房門反鎖住，卻沒有顧到房裏開着的後窗。我就從這窗子裏爬了出來，想一口氣逃回家；半路上偏又碰見他提了酒壺走來，我就改走小路繞上了山。他緊緊地釘着我，但是不善於走山路，幾個轉身他氣喘喘地落了後。我在林子裏看見他，他看不見我了。這時候我看見小寶正在山腳下，她也上了山，可是她的耐性還不及那個日本兵，她一出來就被他看見了：一定是錯看做我，一直把她追到家來。他後來又同那個維持會的小鬼到山上走了一轉，東張西望地在對小鬼咕嚕些什麼，好久才死了心地下山去了，我真想跟上去把這些東西送還給他，哈哈！

說完銀寶又大笑了一陣。

但是金寶愁悶地說，她們必須離開山村了。

正在這個時候，金寶的丈夫也終於想盡法子要來把她們放出去了。

他到了上海。上海有一批德國人和日本浪人一起做着一種投機的生意，據說一二八時就這樣做過：專門替有錢人到淪陷的地方去接家族。你只要先付若干定洋，把你所要接的人們的姓名，年齡，甚至什麼時辰生什麼地方有粒黑痣之類，詳細詳細地寫

給他，附上照片，又開上所有多少帶點關係的親友的地址，他就當即派人替你多方找尋；要是找到了，他先拿到證據回來，告訴你人已贖到，在那裏等候拯救，於是你就向他們要小車子去接，小車子每輛六千元，坐五個人，一個人的拯救費是法幣一千二百元。

金寶的丈夫就這樣用盡了苦心，準備大筆的錢來救他的妻兒和小姨。

那個帶着許多有關的地址的找尋者，從上海到了杭州，從杭州到過了金寶她們曾經躲過一些時的每個鄉村，終於，在她們離開不安的日村之前，來到了日村而且把她們找到了。

仔細的詢問，怕別人任意冒充；再拿出照相機來核對，拿出筆跡來比較，這才認爲一點也沒有錯了，於是教金寶寫一封信給他，讓他去覆命。

意外的快樂使金寶戰抖的手握不住筆，錢寶就奪過去寫了簡簡單單的兩句話：

「謝謝錫杖打開了地獄門，我等重寧」

你這位目蓮僧來拯救出地獄。」

金寶來不及埋怨她的孩子氣就簽了字，打發來人去，還叮囑他要著實地轉告：她們在此苦等，車子越早越好。

這人走後兩天，金寶托人到杭州去打聽消息。回報是：還沒有這種救人的汽車從上海來，但是憑杭州通車了，明天是第一次，只買二十四張客票。

金寶想替丈夫省幾千塊錢，銀寶是生就愛冒險的脾氣，她們就立刻不等到汽車來，明天趁火車到上海去。

到維持會裏去，找一位金寶的丈夫的外婆的乾兒子的兄弟，想法子買車票的，是小寶。

票子買到了，三張，還有通行證，使她們四個平安地到了城站。

城站前日全非了，她們也黑布包了頭，急急地爬上了那半節載人的車子。

二十四個一刻就到齊了，三分之二是婦孺，年輕的女人把自己的頭臉緊緊地藏起來。車門立刻關上了，一個憲兵站在車門口，使人們放下半塊心頭的大石。

但是有一個日本兵在車窗外徘徊不去，他時常伸長了頸項向車子裏面張望，又跟

憲兵說些低聲的話。

三姊妹躲得更裏一點，把包頭的黑布拉到遮住了眼睛，臉向着壁。

但是憲兵過來了，朝着金寶他用中國話說，有個同志，要看一下金寶膝上的孩子。金寶搖一下始終不敢回過來的頭。同車的人卻央求她不要因這樣一件小事違了人家的意，一個胖胖的商人竟把金寶的孩子奪過去交給了憲兵。

憲兵卻溫和地答應立刻就送回來。

孩子抱在那個奇怪的日本兵的手裏了。他端詳着，微笑着，輕輕地吻那個孩子。又從衣袋裏摸出一個長方形的信封，從裏面倒出一張照片來，他把它放在孩子的小臉旁，比較地看着，看着，忽然有兩粒大的眼淚，從這個年青的日本兵的眼上掉了下來，打溼了孩子的小臉，孩子驚惶地哭了。把孩子交還給憲兵，這個日本兵頭靠在窗櫺上，比孩子更悲哀地哭了起來，一會才嗚咽着對憲兵說：

——結婚不到一年，我被發出了國。妻子在東京生了孩子有四個月了，前幾天才寄一張照片來，你看，滿像這個中國孩子的，大小也差不多……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

女人和孩子受着驚，但有的快要看見他們的丈夫和爸爸了。我們的妻兒也一樣受着驚，我卻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够看見我的年青的妻子和一樣可愛的孩子……

憲兵用中國話譯給車子裏的人們聽。

金寶已經偷偷地看出來了；在山村，逼得她投水又把從水裏救起來的，就是這個日本兵。

銀寶和小寶在另一角也偷偷地看出來了；上銀寶的當，追她上山又把小寶追到家裏的，也就是這個日本兵。

他哭着，一直哭到車子移動，凝望着車內抱着那個胖商人手裏的金寶的孩子，擦着眼睛跟車子向前走。

車子漸漸開快了。

金寶，銀寶，和小寶，同時回過臉來，拉去頭上的黑布，忘記了一切無恨地用憐憫的眼光看了一眼這個脚步落了後的日本兵。她們似乎看見他舉起手來大叫了一聲，於是，車子一個轉彎，不見了。

（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香港聖輝盞）

庚科長

——古時候，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小京官，他想做大官，總是做不大，因為皇帝老了，歡喜重用老臣，他只好等他自己的年紀一年一年地大起來。到了老皇帝死後，小皇帝登基，他的確也很有些老了，但是小皇帝年輕，歡喜重用年輕的臣子，所以這人還是做不到大官。

庚翰用着隱身術似的不聲不響地走上吳園茶樓的時候，正聽見出名的兒科醫生綽號叫做萬寶全書的大聲地講着這樣的笑話。

笑得笑不出聲音來只是汽汽汽汽的給自己的笑話笑了一會，萬寶全書纔看見在對面坐了下來的那人，立刻吃了一驚似的，用上半身仍舊坐着的姿勢立了起來，這麼說：

——阿唷，庚科長，怎末啦，近來瘦得很呀，比上星期看見你又瘦多了！

——是的，也總是這樣。

萬寶全書看見不像他那樣肥胖的人總要說那人瘦得很，又瘦多了，而吳國茶樓上的茶客許得過萬寶全書的實在捕不出。有時，一個忽然得意起來的茶客，即便還不會胖，萬寶全書也會對他說：

——阿晴，老兄，就是身發財發呀，老兄您胖多了。

但阿晴的確是吳國茶樓的老茶客當中最瘦的一個，而且他也從來不會忽然得意起來，所以他在萬寶全書的眼中，就像一個晴天猛日頭下面的雪人，今天溶化一點，明天又溶化了一點。

庚倫曾經想到過：據說把交戰國宣傳敵方被殲滅的軍隊的數目加起來，不到一年，不但兩面的軍隊都已滅盡，連國民也快要不到一個了，照萬寶全書的說法，庚倫也快要瘦到不能再瘦，一根骨頭也不剩了。所以，他有一點憎惡萬寶全書的嘴，瘦子總是不願聽到別人老說他瘦的，即便是好意的關切也不會感激，說的人卻好像總是不能瞭解這樣普通的心理，也許是出於一種有意無意的虐待狂吧？中國人大概都有一點這

樣的近乎刻薄的虐待狂。

這樣想清，庚响倒已經不會聽了別人說他瘦而生氣了，總是說：「也總是這樣」；或者：「我從來不會胖過」。

但今天，聽了萬寶全書的時運不濟的笑話，默默地坐著，他卻想到了瘦和他的命運也實在有著像笑話裏的小京官一樣的關係：他的上司是一個胖子，有人說過，他歡喜胖的下屬，總是把肥缺給胖子，瘦的人就只有吃不飽餓不死的瘦缺。

庚响在兩年前是藝術科長，現在還是藝術科長，兩年前的生活是一半靠薪水一半靠竇弄，現在是四分之三靠竇弄，四分之一靠薪水。

做了官還要竇弄，起先他以為是他會了畫的緣故，現在他知道是因為太瘦了。

太瘦的確不像樣，沒有人說尖尖的銀行家，沒有人說小肚皮的商人，就是立在上司的身邊，也總是難糾糾的彫形大漢來得好看一點。

庚响又記起今天上司喝了一點酒以後對他說的：

——你太瘦了，人家懷疑你是抽鴉片的。

——是的，我自己也要以為是在抽着鴉片了。

——要改觀一下纔好。

——是的，以前我瘦得心安理得，近來卻很怕瘦死，也想胖一點起來了。

——胖一點起來很容易，有三個法子。

——奧翰熱心地聽着：

——第一，最好坐牢監。

——是是。

——第二，最好貪睡，不要有思慮，把天下的事情什麼都不當作一回事。你看，我的肚皮多大，它就是貪睡貪得來的。

——第三，因為來了一個很胖的縣長，給打斷了。

——奧翰不想真的去坐牢監，他想用第二個法子。

——萬寶全書又開口了：

——奧科長，我看你只有我的身材的三分之一吧，一百二十磅！

——是，一百另八磅。

廣崎完全失去了自尊似的說了，但他自己知道他還多說了五磅。

看看萬寶全書的遮住了椅子背的身體，他想一個人一生得不到肥缺，也算了，反正肥缺落在他的手裏也要走油的，一個人只有另一個人的三分之一，卻真是一件悲哀的事，至少要有他的一半纔好。

摸摸自己的長頸小茶壺，再看看萬寶全書的滾圓的大紫砂壺，也覺得相形見拙似的決定另買一把了。

把一杯茶一口嚥下去，也可以使身體增加一點份量似的滿意地立了起來，廣崎向萬寶全書點了點頭，走下茶樓，不知怎樣，忽然想到茶以外的牛乳、豆漿、菠菜、番茄、雞蛋、雞肉許多由醫生證明了富有滋養料的食品上去了：

——要多吃一點這些東西纔好。

但思想立刻在空閒碰了一頭似的，他好像看見一張物品價目表了：牛乳，每罐一百元；豆漿，每碗十元；菠菜，每斤五元；番茄，每磅四十元；雞蛋，每只五元；

雞，每只兩百元。

回到家裏吃着鹹菜下稀飯，與喻並沒有失望，因為他還有上司教給他的肥胖的法子，那是用不着拋本的：多睡覺，少思慮，把天下的事情什麼都不當作一回事。他想，除了畫，除了藝術，他本來沒有什麼事情要認真。

而弄藝術不像唱小旦，不用把身體做得瘦瘦的。很早地個他的妻子上了床，他十分有把握地說：

——阿得媽，我要胖起來了。

——你從來也不會胖過。

——男，總要到四十左右胖起來纔合式。

——胖得了？

——胖得了，老板把法子教給我了。是完全合乎科學的，完全。

——爲什麼要這樣歡喜胖？

——我不知道。

——爲什麼我不知道？希望像賈寶玉一樣面如滿月嗎？

——賈寶玉？我沒有想到他。

——總之是想變得好看一點吧？

——這樣說也可以，豐潤一點不好嗎？現在這樣的，實在太憔悴了，昨天到中學裏去演講，學生好像都在切切促促地說我是個鴉片鬼。

——你真是人老心不老。孩子也牛下來了，還想年輕的女學生看中你？

——阿得媽，陪你到街上走走，我長得等樣一點，不是你也高興嗎？

——我沒有這樣的念頭，只有你們男人，纔不高興黃臉婆跟你們一起走，怕坍了你們的臺。

——哦，哦，沒有的事。我希望胖一點起來，且也不在此，這夢想的理由，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我自然不知道你的心裡又在想什麼，你是藝術家，藝術家的生活總要多一些編

曼史纔好！

——好了，好了，阿得媽，我要睡了，從今天起我要晚上早睡，白日晏起，明天早上，別讓孩子把我吵醒了。你不知道：要胖容易，最好貪睡……

——有了孩子，本來是一件討厭的事……

——好了好了……

唐崎自作去張地不聽妻子的話了。平時總要向着妻子說她的微笑真像慕慕莉莎的微笑，總要說她抱着孩子的樣子真像瑪麗亞，今天，他把腦子裏所有的名畫都收起了，把腦子裏所有的世家都趕走了。聽妻子給孩子哼着催眠曲，就像是哼給他聽的，他使自己變成孩子，也許的孩子似的很容易地睡熟了。

他做了夢：夢見他自己站上一架電磅，指針很快地轉了一個大圈子，指在一百八十磅的數字上。他笑醒了，立刻把自己又拉進了睡鄉。

他又做了夢：夢見萬寶金碧瓦汽汽地笑着，對他說：「阿嚏，腺科長，你近來胖得多了，真有我的身材的三分之二了呢！……」他笑醒了，把被洞放寬一點。

他又做了夢：夢見他立在上司的面前，他的肚皮像向外長出去，長到碰着上司的肚

皮了，長到把上司的肚皮壓扁了，長到把上司擠倒在地上了；他着了慌，努力把上司扶起來……

他被孩子哭醒了，妻子正在推他：

——你發癡了，老是向裏床擠……

時候已經不早了，他還想睡……忽，忽然聽見樓下的電話鈴響，房東在說：

——叫陳科長就來嗎？……曉得了！……

辦公的地方在叫他，他從床上跳了起來。好像一夜的睡眠已經使他評了一點，他學着瓦寶金的走路的樣子，一撞一擱地搬到辦公的地方去。看了看鐘，是十點半。

科員告訴他上司叫了他兩次，他着了慌，跑去見上司時，他看到上司真像被他的夢中的肚皮擠倒了似的攤在一張沙發上，但上司的面孔不像昨天喝了一點酒以後的好看，沒有笑影，眼睛睜得很大：

——我找你兩次，你都沒存在。

——你總是遲到，早退，不知道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所有的科室，是你的藝術科最不像樣子！

——我對藝術科的工作不滿意極了，你知道嗎？

——是是！

——你是完全舊體制，不修邊幅，蓬頭垢面，你是藝術家，但我要的是藝術科長，不是藝術家，老式的才子氣，名士派，要不得！你知道嗎？

——是是！

——你不能做像這樣下去。

——是是！

——你必須改造，聽見了沒有？

——是是，聽見了。

——沒有別的事。

——是是。

回到辦公室裏，他畫了十二張宣傳畫，用四個大餅當了中飯。

五點鐘回家，他的腳踏在一隻被打碎了的茶杯上，他看見他的妻子的面孔比上司的更可怕，而且在流眼淚。他小心地走過去：

——阿得媽，怎末啦，又發脾氣？

——阿得媽，阿得媽，還是到中學裏去，向愛好藝術的女學生，叫可愛的天使吧！
廣翰在桌上看見一封被撕碎了的一個女學生寫來求教的信和幾張練習的水彩畫。

他去抱起了孩子，孩子正在發燒，他問妻子：

——怎末啦，小阿得？

——不會吮奶，怕是蠟蠟子。

——我請兒科醫生去。

——出診？要不少錢！

——是熟人，是熟人。

陳翰不得不到吳園茶樓上去找萬寶全書，雖是他怕得要命，怕萬寶全書一看見他就
要說：

——阿唷，陳科長，你今天又比昨天瘦得多了！

（三十二年二月十八夜蘇州花橋巷）

映山紅

三年前的春天，家鄉的情況不明了。各式各樣可怕的謠言傳到上海來，使我憶記我的年老的父母，年輕的妻子，我急得只有哭。但哭了幾天，我決定冒險回到家鄉去，捨了自己的身子去尋找一家人。

我去了。混在一些有着同樣的遭遇的人羣裏，黑夜渡過了錢江，到了那邊，離開我的家已只有七八十里路；但舉步更加困難！沒有車，沒有船，沒有一個不是鬼頭鬼腦想算計人的人。

大路是不能走的，我認定了方向走一些從來不曾走過的小徑。我想，我終可以走到我的家，雖則我的羅越走越不知道我是走在什麼地方了。我對故鄉的週圍，原先就不怎樣熟悉；而那時，四週的空氣又那樣可怕，我的心又是那樣慌亂的！

這一天的中午，在我的身旁已經沒有一個同行的人，到傍晚，要找一個可以問一聲路的人也沒有。我在急焦中看見自己已經在一條漸走漸高的山道上。我記得先前聽別人說過，翻過這一帶的山頭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村子；於是我想，到山裏去找著一家人家過一夜，倒是要可以得到安全的，開明了路徑，明天再走也好，想着，我加緊了脚步向上走。

天開始黑下來，而且開始下一點細雨。霧氣罩滿了四週的峯巒和樹林，我只看得見幾丈以外的足下的碎石子路。覺得有一點微喘，知道已經在較高的山中了，但還沒有看見過人家。

我想：不要是一座荒山？

又走了幾里路，跨過一條流着清澈的山泉的小溪，我看見了一道矮矮的竹籬，沿竹籬走去，終於望得見幾間白木瓦瓦的平房了。屋中已經點起了油燈，一線淡薄的光從霧氣中穿出來。我帶着歡忻跑進去，想找着竹籬的門。這時，卻是在我的身後，來了一個人的急促的顯得很吃力的足步，接着是大聲的氣喘，像是要叫出聲來又叫不出聲

的樣子。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老年人追在我的背後跑來了。

他不像一個山裏人，因為穿着一件緞子的長袍，樣子很飄逸，該有五十多歲了，髮和鬚都有點花白了。

我自然地立定了。這老年人忽然在一丈以外也站住了足，在暮色和霧氣中竭力地用衣袖擦着他的眼睛，終於出我的意料地叫出聲來：

——培成？培成！

我朝我的後邊望了一下，又看了一下兩邊，但除了加濃的霧氣，什麼也沒有。這老年人像是明明在叫着我，我自然不敢答應。他却又跨近了幾步。

——培成，你回來了，你到家回來了？

我也忍不住，對他說：

——老伯伯，你不要認錯了人！

這時他已經沒有什麼遲疑的樣子：

——我那會認錯自己的兒子？我在半山裏看見你，真以為太高興了，要認錯人，才

一直跟着你的後面，後來看出你真是我的兒子，培成，你該叫我爸，爲什麼叫我老伯伯，你連爸也認不得了？

他直立在我的身邊，快要用手來拉我似的。

——我不叫什麼培成，我不是你的兒子呀。

——不能，不能，你不能連爸也否認的，即使你在外面做了官，發了財，你知道你爸這一年來望得你多苦，還有你媽，培成，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但我還是等會告訴你吧。

我真的要以為我在慌亂中把自己的父親也認不得了，但是他絕不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還沒有這樣蒼老，而且是不養鬍子的，而且，我至少不會聽不出父親的口音，父親也決不會變得這樣快，使我會認不得他。

我只好懇求他千萬不要把我認錯。我對他說我的確是回家鄉來尋找父母和妻子的，我失了路，正在想找一個過夜的地方，要是他老人家肯答應收容我一個晚上，我是很感激他的。

這時他的手已經放在我的肩上了，他說：

——你真是一個糊塗的孩子，你是來找尋你的父母和妻子的，現在，眼前就是你的父，你媽，和你的妻子，正在家裏等你。我們已經等了 you 一年，你立刻可以看見她們了。

——老先生，你不是我的爸呀！

——你一定在外邊太辛苦了，受了太多的刺激了，也許是我在山裏害了你一年變得太快了，你是糊塗，你認不得爸，你不會認不得媽的，你至少不會認不得你的妻子的，你快同我回到家裏去。

他興奮得像一個年青人，拉了我就走；我頹喪得到像一個老年人了，給他弄得糊塗塗塗，跟在他的身邊。我想，這老頭子一定是望兒子望得太久太切了，所以把一個陌生的年青人看做自己的兒子，但到了他的家裏，他的妻子總不會像他一樣糊塗的。那時，她也一定會得把我當作一個客人，好好地留我過一夜，也許，我正該安慰這兩個老年人一下。於是，急促地走着的時分，我率性不響，讓他引我進了竹籬門，走進那

轉平穩，看他用發抖的手推開了白木的大門，把我拉進一個房間。

那裏面，我起先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閉着眼睛坐在油燈下，後來，才看見她是一個雙目失明的，我不禁吃了一驚，覺得我命該落在糊塗中了。

那老年人在門口卻對我帶着幾分感傷異常慈和地說：

——你看，你媽爲了想念你，半年前眼睛也哭壞了，不能在外面去看醫生，終於失
了明！

一邁門，他就高興地說：

——培成的媽，你兒子回來了。

那老婦人打了一個很大的寒噤：

——培成，培成回來了！

——是的，他在這裏，叫，爲什麼不叫你媽。

我想回轉身就逃，但是我的手臂還被老年人攙着。我只好準備看見這老婦人，從突然的喜悅跌入突然的悲哀。我告訴她我不是她的兒子培成，是她的丈夫把我錯認了。

但是，我的話只說了一半，她的丈夫對她說：

——培成在外面受了太多的刺激，有一點神志不清了，他不是向來是個懶塗的孩子嗎？你想，他會得說他不是我們的兒子的！

我又竭力申辯了一會。

那老婦人連續地打着寒慄，像要絕望地哭出來，但還不肯絕望地思索，終於，她扶着桌角搖搖地站起來，揀住了她的瘦削的身子說：

——培成的後頭有一粒小小的痣，讓我摸一下。

我簡直怕我後頭上真會恰巧也生着一粒小小的痣，或是突然長出這樣的東西來。我輕輕地掙扎着，但是那老年人已經把我推到他的老婆的懷中去。我終於快活地想：我是沒有這樣一粒痣，知道了以後，這老婦人雖會得過份地難受，但我到底不會糊糊塗塗地被他們當作兒子了。看了他們的樣子，想到自己的父母，我更加焦急得要命，只想接着是天立刻就亮，我就可以問明了路徑去找尋。

不幸，這老婦人和她丈夫一樣，也是望子太切，變成糊糊塗塗了，她竟摸住我的髮

模，驚喜地叫了起來：

——明明是培成，我們的兒子呀！培成的爹呀，他爲什麼要不認我們呢，培成，……你，一定這一年來太苦了你了，……培成……

她竟抱住我哭了起來，幾乎要跌倒。我只好把她支持着。我被她抱得喘不過氣，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好久，等她平靜了，我才在頭腦中得到了救星似的想到：

——你們以爲我是你們的兒子，你們不是還有一個媳婦嗎，她終不會把我當作她的丈夫的，快請她出來判斷！

兩個老年人已經深信無疑了。聽了我的話，他們只是爲了不該應歡喜得忘了通知他們的兒媳婦似的，責問着自己，接着就立刻向門外大聲地叫着：

——大少奶奶，培成女的，培成回來了，快來！

隔開一兩個房間，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跑出來了，一面揮着藍布旗袍上和短髮上的稻草屑，像是正在灶下燒飯的樣子，面孔紅紅的。這是一個一看就覺得清秀端正柔弱可憐的少婦，而且，是即使有意外的歡愉也一時裏掩不住輕平的憂鬱的面相。她立

在門口像一朵夜開的映山紅。

我一時裏又像剛才寧願我真是這一對老年人的兒子一樣，忽然寧願自己真的變成那個望夫心切的少婦的丈夫，這樣的突發的奇怪的希望就因為來的是一個好看而可憐的女人吧。

她一到門口，看見我，就突然呆呆地立在門檻上。

老年人說：

——不是你的丈夫回來了？

她不做聲。

老婦人說：

——培成，你看見你的妻子嗎，這一年來，也真苦了她呢！

老年人點着我說：

——他有一點神經錯亂了，說他不是培成，說我的眼睛花了，說你婆婆摸着他的髮根當做法，真是笑話！他總不能說你也把不是培成當作培成，他總不能說你把一個陌

生的路人當作自己的丈夫了。

她不做聲，張大着眼睛看着我。老婦人說：

——大少奶奶，你快叫他頭腦清一清，你快告訴他他是培成，是你的丈夫，或者你快對他說你是他的妻子，他的可憐的妻子，她眼巴巴地望了他一年了！自從他狠心地縋繩塗塗地拋下你，拋下我們，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不知去做什麼救國的事，你快對他說呀！

她還是不做聲。她的張大着的眼睛中開始湧出淚水來。我要開口申辯，她像是用最 大的生命力作着哀求，用淡淡的長眉，用淚眼，用兩片薄薄的嘴唇，哀求我不要開口，不要申辯。我被她的痛苦的表情攔住了，我也呆呆地看住她。當老婦人最後又催 迫她說：

——他到底是培成不是？

她竟輕到不可能聽到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了：

——他……是……培成。

說了她忽然對我笑了一笑，是致命地嫵媚的笑。

兩個老年人的歡呼幾乎傳到四面的山谷中去，我擡下了頭。他們催他們的媳婦快去給她的丈夫做菜，說他已經很餓了。她很快地回身去了，對我溫柔地叮囑了一眼。

我爲什麼在這個少婦面前一句申辯的話也不說呢？她走了以後我爲什麼在老年人面前也不再開口呢？那時，我自己一點不想到。在她來以前，我想濟的先是：等一會我要問她，她爲什麼也會把我認做她的丈夫？接着是：也許她立刻會得把我趕出去，說我是一個流氓，說我是一個騙賊的；這時，我忽然又爲自己悲哀起來，像怕一個美好的夢醒得太快的時候一樣。現在想想，這事情還像一個夢，那時，我也以爲自己是在夢中，但我已經想：即使是夢，也不要醒得太快了，這少婦，這少婦心深處的表情，實在使人無法不像在迷濛的霧氣中一樣覺得飄渺的溫柔啊！

她來了，結實的可口的菜蔬，特別多的是我心愛的筍。兩個老年人滔滔說着話。我默然。她也默然。我時時正視她。她時時用微笑回答我的正視，有時是憂鬱的，有時是明朗的，有時是嬌羞的，有時是放肆的，面孔紅得很像映山紅，眼珠像浴在月光下

的海裏，潮潤的，但不是淚水。

飯後老年人要我到「自己的」的房中去，我扭捏起來，說：

——我陪你們睡一起。

——誰要你們陪我們老的！太少奶奶，快陪他安息去，他一定倦透了。

我還是不動，她背著燈光伸過手來，輕輕地捏了一下我的手。她的手是冰冷的。我的心跳了。

我像失了魂一樣跟在她的後面，走進了她的房間，我們的房間，把老年人的笑聲關出在門外。

她點起了一枝紅燭。我們面對面坐下來。她倒了一杯茶給我，我們開始說話：

——您貴姓？

——那末，你沒有認錯？

——我的眼睛不花也不瞎。

——我不叫培成。

——唔！不是他們的兒子，我知道。

——不是你——

——不是我的丈夫，我也知道。

——剛纔你爲什麼——

——爲了，怕使這兩個老年人傷心得過份，他們會得有性命之憂的。你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在一年前不別而行的，事前，說是要打仗去。他們望了一年，一個望到雙目失明，一個也望到神經有點錯亂了；剛纔我要說一個不字，你將立刻看到一個慘酷的場面。你說你是一個冒險來找尋父母的人，足見你有一份孝心。你應該知道老年人對兒子的愛，爲了這，我不說不。

——就爲了這？

——唔。

——還爲別的呢？

——還爲？你說，你也是來找你的年輕的妻子的，足見你有一份多情。你應該知道

年青的妻子對丈夫的愛，還爲了這，我不說不。你知道，一年前走了丈夫的妻子，是怎樣擔心着他的生死，盼望着他的回來。一年來，她是過着怎樣空虛，寂寞，悲苦的生活。剛纔我要說一個不字，你將看到這個說不的人隨着就會倒下，從此不起來的。

——但是，我明明不是他，你可以欺騙他們，怎能欺騙你自己？

——我爲什麼不能，只要我願意欺騙我自己。

——沒有願意的理由。

——沒有，我就不會得願意，不能這樣做了。

——理由是？

——第一，你真有幾分像他；第二，你這人就是其餘的理由的全部了。

——我不懂你的話。

——你應該懂得你自己。

——悟？

——你是生得這樣——

她癡癡地笑了，把面孔伏到手中去，又立刻抬起頭來，大膽地正視我。

——只是爲了我生得有幾分像他？

——不僅這樣，我要說的，不是你生得這樣像他，是你生得這樣像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就是他。

——他本不是我的理想的丈夫，除了他是我實際的丈夫，我是還有我的幻想的丈夫的。你，是我的幻想的出現。你不覺得我說得太放浪嗎？你知道，我不是山裏人。

——我不覺得你說得太放浪，但我不得不懷疑你所說的是臨時的編造。

——自然不是早準備的。我不以爲幻想會得出現，我也不會對幻想說話的。但實在，我常常耽於空想：第一，我望我的丈夫回來，第二，最好回來的不再是他，或是他完全換了一個樣子。

——他是怎樣的？

——他是一個粗魯的，幼稚的，盲目的，無情的孩子。你想，要不然，他也不會不依戀這裏的世外桃源似的環境，不別而行，去做不知什麼不值得做的事情了。

——你不怎樣愛他？

——這是多餘的問，現在的你不是我的情人。而且，他是不會回來了。

——也難說，也許不久——

——不久是屬於將來的，我卻只要現在。我明知你不久也許要，一定要離開我的，因為你有一個年輕的妻子，你有你的年老的父母，而你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但現在，我要你拯救這裏的一對老年人，更要你憐憫這裏的一個年輕的女人。

——我對你有的不是憐憫。

——是？

——有的是愛，愛真是奇怪的，有時它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會得產生，有時它卻產生在一剎那間。

——我說不出我的快樂。

——但我又有一點怕，怕我是在翻開聊齋志異當中的一面。

——你把我當作狐鬼？

——你多少有幾分像。

——那末，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為止吧？

——但我不是個怕孤鬼的人。

——孤鬼要是既有的，也本來不是可怕，而是可憐的，他們是孤獨的動物，是淒涼的幽魂。

——同時她們都是致命地可愛的，你，你如果是鬼，你是一朵千年的映山紅的精髓。

間。——小爾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窗外，霧也散了。一個新月正掛在細長的竹林間。

這房間裏沒有床，但地上是寬闊的蓆子，鋪着高高的柔軟的錦被。

月影裏的竹葉和松針落在女人的胸上、額上，和臉上，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陶醉在這樣的畫面裏。

溪流無休止地輕奏着山中的樂曲。

第二天，我認了父母。

以後，我怕我可憐的父母會得忽然覺察出我不是他們的兒子了。我從我的映山紅似的妻子那裏學得了許多培成的舉動和言語上的習慣，把自己裝得極像他們的真的兒子。

以後，我又怕真的培成會得忽然回來。

我們住的地方是山腰，一共只有四五家，遠近還有這樣的幾處，但大家都不相往來，買東西要到山腳下去，那裏只有幾片小店，難得買到魚肉。我不大出門，自己怕被知道培成的鄰人看出來。她們也都懷着不同的心理怕我不別而行。我有一點像被軟禁着，不過是一個天堂一樣的監獄，那裏：有女人的愛，有父母的愛；女人是一個熱情的少婦。父母是一個帶了不小的款項來避難的富人。

我時常有酒吃。

只有兩部書，但都是最適合那樣的地方的：一部是陶淵明集，一部是李太白集。我開始想做隱士，也真有一點像做隱士了。每日，在山岡上，在溪邊，在林中，面對着

映山紅似的同伴。映山紅是永遠會笑的。

說老實話，我漸漸把那裏當作世內的桃源，幾乎忘卻了此外的世界，漸漸把別人的父母當作自己的，也把這映山紅似奇異的妻子當作自己的，幾乎忘卻了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了。

我只是怕，真的培成會得忽然回來。

但是有一天，我所怕着的終於實現了。

我的映山紅陪着我一個叫做烏鱗岡的山頭的一塊大石上吃酒讀着陶潛的詩；酒盡了，覺得不夠，她一個人跑到山脚下去買，叮囑我在原處等候她。

她是向東去的。從西邊，卻來了一個廿二三歲的青年，滿面風塵，有幾分像我。我立刻斷定他是回家的浪子，是真的培成了。

他走上了烏鱗岡，老望着我的家，不，他的家。

我把他叫住了：

——是遠路來的吧，在這裏坐下來休息一會不好嗎？他看了我一眼！

——不，我就要到家了。

——你是培成君吧？

他顯得一點驚奇，這才立停了。

——正是的，貴姓是？

——王。

——怎末會認得我？

——請坐下來好嗎，我們說幾句話。

他在我的身邊坐下來了。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們的背後是百丈的深谷。我真想一句話也不說就把他擠下去。要是我眞的那樣做了，他立刻會死得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又想自己跳下去，用這來對他說我要對他說的話。我又想拉了他一同跳下去。

但是沈默了好一會：他有一點耐不住了，最後，我說的是：

——我是一個過路的人，在你的家裏借宿了幾天，承你的父母優待我，真是感激。

現在我要下山去找我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了，前幾天，他們熱誠地挽留我，我也捨不得讓老年人突然又回到寂寞，我知道他們盼望着沒有下落的兒子和丈夫。現在，你回來得真好，是我走的時候了。

他拉拉我的手：

——那末，也請再就留幾天呀！我們出外流浪的人是不分彼此的。

——我想現在就走。

——不，至少也得去同他們說一聲！

——就托你轉言，給我致感謝不盡的感謝！而你，請就在這裏多坐一會，等一個人來。她就要出來了，我走了。

我走了，他又拉拉我的手。

我向東邊望了一下，看見她提着一把酒壺在遠遠的走來，在暮春的陽光下像一朵不可追視的映山紅一樣嬌豔。

但是別了我的映山紅！

我挾着一本陶淵明集，像一隻野狗一樣，急急地從草叢中不擇道路地向西奔，一口氣奔下了山。

到我看見了平原，喘過氣，想回頭望一下那山中的平原，或是那烏鱗岡，回頭時，山遮在面前：我已經什麼也望不到了。

（三十二年蘇州齊門下塘）

清風鎮

遠處是黑色的，灰色的，睡着漆覺的蟒蛇似的山巒；近處是肥沃的平原，被四通八達的，蜿蜒的河流縱意地流穿了的平原。這水鄉，這清風鎮，S縣的四個大鎮當中的一個，雖是比較狹小，最偏僻，卻也是比較最清靜，最平穩的一個。因為它離鐵道有幾十里，離公路也有幾十里；公司向東四十里的縣城和向西七十里的鄰縣的小火輪是早已停駛了；交通只讓往來在幾個村莊間的日船一截一截地銜接的維持着，連夜航船也恐防風險難得開幾趟了；交通不便使農村不得不回復到原始的狀態，但也得以稍稍地存留了農村的元氣。

居民大半是種田和捕魚的，也有一些手工業者。少數的地主和有幾塊魚塢的人，就成了小有產者。他們是幾十家必要的商店和小工廠的主人，也是清風鎮的士紳，在當

地被叫作長衫黨，或是場面上人的。

農村是最可以接受無政府狀態的。那裏自有一種傳統的，全憑人性的善良的，半靠迷信的，不成文，也不需要權力的法則來維持幾千戶人口之間的秩序。他們甚至一向就夢想這樣的狀態，爲了可以免去一些他們擔當不起，不高興擔當，卻又不得不擔當的義務。他們把這種狀態說做「山陰不督，會稽不收」。——而清風鎮付出了死一樣的恐怖，割肉一樣的離散，被一隻巨大的腳踐踏了的螞蟻似的擾亂的代價，是真的有過一時山陰也不管會稽也不收的，夢想的實現了。

但現在，清風鎮遭遇了山陰既要督，會稽也要收的命運。幾乎所有的居民不知道任何主義，沒有任何觀念；他們不能說是自覺的愛國者，卻也決不生就是狡猾的騎驢派；但是他們除了東倒靠牆頭，西倒靠壁頭，還有什麼法子？他們只希望過平靜的，平靜得像在他們的土地的四周流着的河流的，安份守己的日子。這樣的日子，久一點，久一點。不要關上店門的時候是一個局面，朝上起來又換了一個；不要走到田頭去時是一副樣子，走回來的中途又換了一副。而在局面的每一次變換當中，此來彼往

的，有如一朝朝餓空了肚皮的鴨子，一朝餓過一朝，實在使他們怕透，怕透了。

汨汨的河流不再是水鄉居民的賞心的音樂了，草原的氣息不再像過去的使人覺得陶醉的芬芳了；魚肉失去了鮮美，米飯失去了香甜；日裏不安地工作，晚上輾轉地睡得不好，常是做惡夢：半夜被沈重的聲音敲開了門，從暖熱的被窩中被拉到寒冷的街上，陌生的面孔，巨大的手掌，聲勢汹汹的呼喝，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勒索，忍受，焦灼，疲勞的奔走，劇烈的痛心……而這些惡夢常常不盡是惡夢。……

盡是些惡夢倒好了。

報紙是看不到的，消息也不靈通，只有從擾亂和苦難中磨練出來的敏銳的預感，只有紛至沓來的，往往離可怕的，生冷的鐵一樣到來的事實不遠的諺語。這已不再是古舊的，像幾百年前，幾十年前，六七年前的，單純的「來了，來了」，而是「那邊來了，這邊來了」，或是「這邊又走了，那邊又來了」。

人是不僅靠着兩隻手，更靠着泥土，靠着水生活的。他們像種根一樣牢牢地種在本土上，種在水裏。他們不能走。能走的也早都走了。留下來的他們卻都和祖先幾代，

幾十代傳下來的土和水不可分，不可分。他們是，天倒得任受，地崩也得任受。他們已用不着驚惶，也難得手足無所措；只是咬緊牙關，硬硬頭皮，等著。等這邊來抽他們的筋，那邊來剝他們的皮。踐踏吧，蹂躪吧，地上的米穀是春風吹又生；損傷吧，宰割吧，人是總要活下去的，只求苟延得住殘喘。

三天以前，聽說「那邊又來了」的謠言不知從那裏又鉛一樣的擲進了清風鎮，擲進了清風鎮的每一個居民的心。謠言說是浩浩蕩蕩的，不到五千，也有三千，而且已在離鎮七八里的地方。

還不會是真的吧，看這邊一點動靜也沒有？

昨天深晚，一隻小火輪卻從清風鎮開出了，帶走了這邊的，沒有動靜的幾十個人。正面衝突是誰都在避免的。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市鎮，進和退都出自一種會意的風趣。

但在市鎮本身，不是風趣的把戲。

證實，重現，緊張的準備……去的不用送，來的卻是一定要迎接的。迎接也只是等

待，幾個紳士是躲在床底下，躲在灰倉裏也要被鎮長拖出來的。鎮長是一個中年的醫生，本行果然不高明，沒有錢，也沒有才能。他只是被紳士們推在前面，教他腰要挺得直一點，而撐腰的還是紳士們。

幾個紳士都到郭鎮長的家裏來了，除了真有錢一向寧願出錢不肯出面的幾個不到：說出話去最有力的先前的鎮長余長子，滑頭的吳三，有學問的王秀才，以應對敷衍出名的杜仲清……

他們已經用不着什麼爭先的計議。他們只懂得水來土掩，實在應該說餓空了肚皮的鴨子來給牠塞滿肚皮。他們只懂得自以為是的隨機應變。

面孔有一點歪因而被叫作歪桃的郭鎮長照例向杜仲清拱拱手：

——論隨機應變，推杜仲翁，一切還是拜託，拜託。滑頭吳山也加上一句：

——仲清能够見魏辦色，會得傍敵側擊。

王秀才只有六十歲樣子了，一句話一聲咳地吐着濃痰，他說：

——仲清還太忠厚一點。

余長子的上半身搖着，但一點不減輕他的沈着精明的丰度，他說：

——總之，老仲，我們還是寧願多化費一點精神，多陪唇舌，不妨弄一點小花巧，地方上的汗血，是少耗一滴好一滴。

杜仲清，頭髮已經花白了，還顯得年青，有時是想裝做年青，或是忘不了年青時的轟轟烈烈，當他一受四面恭維，就好像不得不由他來擔當這個大任，笑堆上了他的高擡的顴骨，用細長的手指好看地摸一下並不覺得有多少長的鬚鬚，大聲說：

——老的有老的對付，少的有少的對付，只要一下摸出他的脾氣，就有辦法，且看這一回那邊來的是怎樣一個。

這一回來的，中午，從泊在市杓的一隻烏篷船上上岸，後面跟着三四個人，遇到郭鎮長家裏來的是一個看去不過三十來歲，像是文弱的，清秀的瘦長條子。

筵席擺在郭鎮長家的小小的廳堂上，入了席，主人們像招待一個來自遠方的，誠心誠意歡迎着的，親蜜的朋友。每一個人都是和顏悅色，像商人讚美天氣一樣說着恭維的話。即使心裏像掛着十七八個鐘擺，他們也暗暗地急於想知道這位朋友的來意，但

是又怕立時就知道，他們連探一探口風的勇氣也沒有。已經請教了叫做程秉昆，由旁邊跟來的人補說是他們的什麼主任的來客呢，開頭也好像只是一個探望故舊的人，順便遊覽名勝古蹟，要明白一點風俗人情的人。他毫不濫用他的君臨衆人的身份，雖則不免有一點倨傲，只像是城裏人在鄉下人面前慣有的那種倨傲。他也顯得很誠懇，很真摯地，說一些聽去像不濟邊際，怎樣也聯不到什麼目標上去的話。

在這樣的場面裏，他們只有不斷的請請請，只有不斷地舉杯，舉杯。

——貴處是出酒的，貴處的人都很能喝酒？

杜仲清開始他的詞令：

——程主任海量，我看程主任的樣子就知道很能喝一點。敝處做酒是賣給外省人喝的，哈哈，不過因為每家都做幾缸，不免喝慣了。請乾一杯。

——我難得喝，酒興還不壞，量卻不多。

吳三給斟上一杯：

——今天的酒還過得去。

郭鎮長說是六十年陳的狀元紅。

——貴處出酒的產量還是不減往日？

杜仲清說：

——不像從前多了，一來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二來是，米價漲了，敵處的米，卻是向來不夠自給，要鄰省接濟的，現在來源困難，只好少做一點。

——酒以外，大宗的出產是？

——有一點棉花，一點天然絲，都只是很小的數量，所以地方上，地方上——
他的話給打斷了：

——我看市面倒還繁榮，不像經過的許多地方。

余長子插了進去：

——是的，是的，因為偏僻，不是要道，沒有什麼大損失，老百姓還能安居樂業，自食其力。

杜仲清說：

——程主任到過的地方一定很多很多，貴處是？

——天台。

——寶眷？

——全家都在逃難時失散了。

——吳三嘆了三口氣說：

——沒有下落？哦，哦……

王秀才一字一喉地唸起詩來了：

時難半荒世業空，

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

骨肉流離道路中……

於是程主任跟王秀才談了一會杜甫，李白，白居易，岑參，陳放翁，而且也朗誦了陳放翁的詩，但最後他說他歡喜新詩。他說出了半個馮耶爾夫斯基的名字，知道大家

都不懂，就不說下去了。

杜仲清在這些時間裏已經自以為摸出了這位來者的一部份脾氣了，雖則印象不深，而且有一點零亂。他在腦子裏費力地整理着：一個新派，有書生氣息的，精明幹練，但看去還算好說話，還有，他年輕，現在是獨身漢。

他跟着程主任像是對地方上十分關切的語氣，很自然地說到了潘風鎮的特點，清苦，但是能安貧，善良，不過太老實，不學時髦，然而懂得取樂，他兜了幾個圈子，終於說出了：

——程主任，敬處出產得最多的，要算是好看的女人。

程主任的酒量的確不怎麼好，在這些被他看到了心底去的鄉紳面前，他引不到提防，他也發生了興趣。他不禁多喝了幾杯，已經有一點醉意了：

——對了，貴處離西施的產地不遠。

——是，是，就是這清風鎮，不過三千戶人口，卻也出不少很有點丰姿的婦女。

吳三猜着了杜仲清的用意，也插進去說？

——二十歲以上的，他們，那些年青人，選了八個，叫做大八仙。的確不錯，她們還保存一點，一點古典美。

程主任笑了，杜仲清又給斟上一杯：

——還有初出茅廬的，十幾歲的，也有八個，她們被叫做小八仙。

俞長子搖着上半身說：

——小八仙是健康美，擲下姑娘學摩登，也有一種天真的可愛，哈哈。

程主任站起來饒了饒：

——好好，爲你們的小八仙乾一杯！

吳三向杜仲清扮了個鬼臉，一面斟酒，一面說：

——不過大八仙小八仙還不算挺好的，還有一朵白牡丹，那纔是我們的狀元夫人。

杜仲清瞪了他一眼，輕輕聲：

——不要取笑。

程主任剛要爲他們的白牡丹再乾一杯，卻觀察出來了，他問吳三：

——這朵白牡丹是藏在杜老先生的金櫃裏的？

——不，不，是杜翁的兒媳。

程主任立刻坐下來向杜仲清道歉，而且接濟就問到他的兒子。

杜仲清搖搖頭：

——在外面鬼混。

王秀才卻豎了豎拇指：

——大學畢業生。散鎮一共只有兩個半大學生，仲清的令郎就是一個。挺優秀的哥，
年，只是，只是頭腦太新了一點，太新了一點，而且，而且……

杜仲清接下去說：

——脾氣壞，寧願在四處流浪，不肯回到家裏來。

——在大學裏學的是？

——音樂，唉，真是誤入歧途……

杜仲清不讓他自己傷感下去，不放鬆勸酒，但是程主任已經不勝了。他需要休息。

趕來的人要他回到船上去，他說在岸上也不妨。

郭鎮長的家裏沒有一個較好的房間，王秀才說他沒有用人服侍，爺長子是一向對大家說好不招待客人到他家去的，吳三呢，他想到他有四個姨太太，他說：

——還是到仲清家裏去。

從郭鎮長家裏出來，過一頂木橋，不多路就是杜家。那裏屋子大，房間多，但沒有怎樣精緻的，潔淨的，除了他的兒媳的一間。杜仲清可總想誇耀一下，巴結一下，他一進門就問：

——少奶奶呢？

知道送孩子上學校去了，他就引程主任到他的兒媳的房裏去。

這是一個一進去就撲着一種淡淡的，幽幽的香氣的長方形的臥室；光線暗淡，柔和，四壁漆着淺灰色，前半間是舊式的，但是細磨細琢的紅木傢具，湖色的屏風後面，只一面靠壁放着的是一張懸了湖色的綢帳的白銅的床，靠後面有一張月形的寫字桌，鐵珠羅窗外的小花壇裏是一片薔薇，雖像少一點水份的白色的花盛放，正如怒張

着多刺的枝葉，室中的香氣卻不來自窗外，也不發自用紅色的綉衣籠蓋掩住了明鏡的妝臺，是几上的蘭，是桌下的茉莉，在靜靜地，不自禁地，散發出各自不同的愁香來，組合成一室使人添一點醉意的，給人一種柔軟的感覺的空氣。

這房間在杜仲清的儿子結婚的那一年，曾被繡上的婦孺當作鄉村的宮室，當作中國的異域，當作地上的天堂，至今是十年了，男主人不回來也有六七年；但一切依舊，依舊那樣新，那樣精緻，只有比先前更清潔些，更閒靜些，不過已被十年前以一涉足為榮的婦孺們忘卻了，忘卻了這鄉村的宮室，忘卻了這中國的異域，忘卻了這地上的天堂，正如那個流浪漢忘卻了窗外的薔薇，几上的蘭，桌下的茉莉，忘卻了他的白色的牡丹。

杜仲清不但想向他的客人誇示一下這臥室，竟還想把他的鴉片煙盤搬進來，跟程主任長談，由他獨自一個先探得一點口風，先知道全部來意，多少好，也許，他自身還可以因此得到一點便宜。他真想感謝吳三，不懷好意的推薦相反地給了他一個這樣的機會。他用他的瘦長的手指摸着下巴，暗暗地笑了。但是，正當他開口，程主任表示

他不顯說話。他實在醉了，必須休息一會；而且他真的一倒在床上就迷迷糊糊地，讓六十年陳的狀元紅帶走了。

過着一種無休止地走動的生活，日積月累的，肉體上的，和精神上的疲勞，使這個喝了一點酒的人，像一隻餓得飽飯的草狗丟進了天籟絨，在明朗的下午，在安靜的鄉村的幽居，沒有夢，也沒有槍聲，像心縱意，攤手攤腳地睡着，就像下了個一睡千年的決心，至少像要睡完他的剩餘的半生。

但是，兩三小時以後，他終於驚醒了，被室外的腳步聲驚醒了。只可說是後天的本能吧，他緊張地，提心吊膽地拉開了床帳的一角。他實在還不想立刻就起身。他想要是那個可厭的杜老頭子又來了，他預備裝睡着；腳步卻隨着推進房門，停下了。一個少婦的聲音，吸了一聲。他坐起身，從屏風縫中望到外面：一張白皙的小小臉孔，一對大的，長睫毛的，深幽的眼睛，不容他看見別的，當他說了一聲對不起，是杜家少奶奶？就像說給門簾聽，像回答着不敢，他只得見一個細氣的身段的着灰色的綢短襖和深藍的軟緞長腳褲的背影了，這也一下就給暗紅的門簾不給你看得隔開

了。

——這就是杜老頭子的兒媳，他們剛纔在席上說的，滑風鎮的白牡丹吧？

他又橫下身子去，仰臥着，看從銅杆上垂下來的一只紅紅綠綠的細珠子紮出的小花籃，在輕微地搖幌。他下意識地撫摸一下薄薄的白色的錦被，也撫摸一下纏着一角紫藤花的抽絲的頭枕。他覺得好像睡在初秋的雪裏，蜜蜂卻在窗外嗡嗡的叫。他有一種從來不會有過的不想再動彈一下的，要軟癱下去的感覺。

杜老頭子進來了，治療了他的軟癱，他下了床，拉弓似的展了展臂膊。

——對不起，小媳不知道程主任在這裏養神，驚擾了。

——那裏那裏，我原該醒了，對不起您家少奶奶，請給我致一聲歉。

女僕端水進來，揩了個臉，知道跟來的人等在門外，他就起身走了。他又去找鐘長，他第一次只請郭鎮長一個人在鎮上的一家菜館裏吃飯。只有吳三擋得去了，坐在一起。郭鎮長和吳三都很着急，怕他們應付得不好，又不敢私下差人請幫手。總算吳三想出一個自以為好的好法子來：他去小便的時候，偷偷地闖進堂宿在黃酒中鑽一點

最烈性的白乾。這樣，他勳着酒，胡亂地講些淫猥的話，使程主程不及講正經，又有一點渾陶陶了。他又不相信自己會那樣容易醉，但一有了醉的感覺，他就立刻決定什麼都不忙，那樣一有可能的機會就想耍一點私生活上的享受的情緒也鬆弛了，他一任它拉頭。他早已覺得他今天頭有一點重，手足和身子卻輕飄飄的。他簡直要懷疑清風鑽透地方有一股風，一股具有魅力的風，使人暫時忘却別的，一心記着生活和逸樂，使人回到年青。而在他的眼前，在他的心裏，一朵奇幻的，神祕的白牡丹，招展着，招展着，叫他更快地醉了，又醉了。

他推說頭痛，要回到船上去，結束了他的宴請。

走出酒館，他卻讓跟他的人遠遠地跟在身後，他獨自又到了杜家。

杜仲清吃了夜飯照常到他的店裏去一次，這時正不在家，沒有人敢動問他，敢攔阻他，雖是早有僕人遠遠地看見就通知了太太和少奶奶。太太也沒有接見的膽量，不知躲到那扇門背後去了。他還自走向他剛纔休息過的地方，他敲了這臥室的門。他明明聽見一個女人在教孩子不要做聲，但是他的敲門，和他的招呼，沒有得到回音。

他把門搖撼得格格地響，他簡直想舉起腳來踢開它。當他看到院子裏只有他獨自一個，他纔憤憤地回身，走出杜家。要把一條古老的木板踏斷似地，他過了木橋。進了郭鎮長的矮屋，他把郭鎮長老鼠似的提出來了：

——郭鎮長，無事不登三寶殿，你知道，現在是正經；我要清風鎮負擔五百套冬衣，五百套。兩百五十套歸地方上供獻，由你募集；還有兩百五十套，我要杜仲清一個人出。限三天，三天。

郭鎮長給駭壞了，被刺變的怒容，被這突如其來的，陣頭雨式的命令。到他想明白了負擔的本身，他倒鎮定了一點，但是他誠摯地懇求：

——地方上的兩百五十套大概沒有問題，一定竭力辦到，杜老，杜仲清，他一個人出不到這個數目，他，他先前在外面有事業，的確很富有，自從外面的事業毀了，兒子又不得力，他自己老了，現在，他不知怎樣好，他只勉強過得去，請程主任贖諒他一

點……

程主任瞪了他一眼：

——要你說情！

——那末，我，我去把杜仲清請來，當面商量一下。

杜仲清一老就老了廿廿年，失去了所有他的老成諳練的神氣，失去了所有他的從容灑脫的風度，來了；但是他竭力使自己鎮靜，他沒有失去他的幾十年來的社會上掙扎的經驗。他明白地看到一切，他覺得他還沒有到絕望的田地。他一進門就勉強堆着笑，連執着手道歉：

——剛纔失迎，小媳年幼無知，請大度寬容！

——現在是正經，兩百五十套冬衣，你個人負擔，限三天內交齊。

——是，是，主任的命令無有不竭力，不過，這個，總要請核減，仲清的力量，實在有限，實在有限，郭鎮長知道，地方上都知道……

——核減？不行。

——那末，容我回去考慮，審酌，我現在不能答應下來，我不能答應我所永做不到事，我在明天早上，來拜訪主任。

——明天早上？太遲了，今晚，儘今晚，不，給你一小時。

——是，是，那末，一小時以後我來，我到這裏來見主任？

——不用，我來看你。

——是，是，我在舍間恭候，就在小兒的臥室裏，就在。

杜仲清走出郭家的時候，覺着肩上輕了一半，但是，一個老人的心是沈重，沈重得幾乎要連身子一齊沈到木橋下的小河裏去。他的高撐的顴骨把他的眼皮向下拉，一分鐘之間，在遲緩地走完木橋的那悠長的，悠長得有如五十幾年的一分鐘之間，他的腦子裏亂糟糟地出現着：金錢，產業，家，性命，名譽，兒子，兒子，兒子。下了橋，他舉步困難。呼吸困難，他不知道他拿什麼面孔去見他的兒媳，用什麼話去對他的兒媳開口。他真希望他死在昨天，死在今天。他真想向小河中一跳，向這杜家樓的小河

一跳啊！……

黃昏盡了，月在靜靜地流，夜在靜靜地流。

從程主任的口中得了冬衣的事可以有了商量的餘地的敷衍似的一聲，杜仲清再受不

住室中的那種洋溢着香味的空氣的壓抑，它要把他窒息了；他再受不住默不做聲地坐着的兒媳的可怕地白的臉上發出來的，那種冷冷的逼人的光；他再受不住擱在桌上的那張他的兒子的照相所給他的，那種他不收正視，卻刻刻把他的視線拉過去的，鬼一樣的力量。等女僕搬進酒菜來，斟了杯酒，他說了一聲：想出去一會。又對兒媳關照了一聲：夾子先陪程主任喝一杯，下決心用他自己的腳走進他的墳墓去似的，他把他自己拖出去了。

程秉昆剛才的醉意還不曾褪，又舉起酒杯來了：

——請。夾子小姐，我們談談。

——我不會說話。

他說了些自以為可歌可泣的，目睹身歷的故事，有些的確給敘述得很動聽，很動聽，也許是真實的，也許是並非有意編造，卻在無意的，熱切而且懇懇的幻想中產生出來的。

夾子不喝酒，偶而不得不一潤上唇。她像是在用心地聽着，又像一個子也不會聽

進去，刻刻抬頭，望一下她丈夫的半身照，那個披着一頭亂髮的，一點沒有笑影的瘦削的臉孔，好像要從這張臉孔的一對默默地沈浸在什麼遐思中的眼睛裏得到一種力，使她不感到這個漫長的，不知要浸長到幾時的夜的一種力，使她相信這個夜不論怎樣長，怎樣黑，也不能把她吞噬的一種力。

這對眼睛，這張臉，這個半身照，曾經幾十次被她痛恨過，摔在地上過，甚至用指甲戳過眼睛，用金針割過嘴，當她一念及他的不忠實，負情，久遠的不歸；她只有不會下決心把它丟在火中，雖有過一次，已經燃着了一角，卻突然拾過去用手擦熄了。她對它多少恨，多少恨啊。但今夜，她不能沒有它，她必須看着它，刻刻看着它，不然，她怕，她厭惡，她想到死，想到自殺，也想到殺人……殺人，一想到就使她的手臂發軟，每個指尖抖得像小白燭的火花の可怕的念頭啊！

自言自語地作着演說的人漸漸發見他自己是在浪費他的誇張的，有血有淚，也有一半用幻想美化的，冗長的演詞了。他不知道夾子實在是聽着的，只是一面在聽，一面在用懷疑和現實的憎惡隨時抵消激動。他剪斷史詩似地，剪斷了他的話：

——哦，央子小姐，剛纔我喝醉了，請見諒。

——請此刻不要再喝醉吧！像您的故事中的英雄，也時常喝醉嗎？

——哦，哦，有時，有時也喝醉的。

——不妨礙英雄的事業？

——不，也不能說完全不，的確有時要誤事的。我對同志們說過，酒的好處至多像

田單火牛陣上的牛尾上的火。

——壞處是會使人忘卻工作，忘卻志願，甚至連自己也忘卻，是嗎？

——不錯，不錯。

——這樣，爲什麼還喝呢？

——爲了，爲了寂寞。

——英雄，那種自大狂者，也許會寂寞，甚至會悲哀，像您所說的獻身的人，殉道

的人，還有寂寞的時候？

——人總是人，獻身者，殉道者，近於神了，但是，神走一樣的歷程也到處是苦

難，當受驟沮喪的時候，就落在寂寞裏，而且是大的寂寞，寂寞即使不致使一個人想
刊水久的幻滅，不致使一個人動搖，却也終於有時使一個人求暫時的逃避，麻醉。酒
神就在這個時候勝利了。

——對着現實舉杯，似乎等於對它低頭。

——用酒來解除寂寞，誠然是愉快，荒謬，但除了酒，用什麼呢？寂寞是會把人的
生命力侵蝕盡的。

——那裏來這樣多的，這樣大的寂寞？

——譬如，當一個人發見他獨自一個走在路上。一個有志者，一個工作者，他必須
有一種力，一種給他以生命的滋養的力。

——愛？

——對。

——所以我要說寂寞是男性的，你們男人，對每個女人喊寂寞，即使實在還不知道
寂寞究竟是怎樣的味道。

——也許，因為女人不但最能醫治寂寞，而且最有善良的心。

——是的，有些女人把她們的愛給予弱者，給予自稱寂寞得要死的人，好像她們把她們的錢施捨乞丐一樣，她們真慈悲，偉大的母性，但她們把憐憫誤當作愛了，男人又把母性誤當作女性的整體。

——您真會說話。

——我喝了幾口酒了。不過，對女人喊寂寞確是一種男人病，終究是知識的男人病，和一個知識者在一起，還可以談談，請恕我沒有禮貌，我這樣說是感謝您。

她給程秉昆換上了濃濃的紅茶，忽然走過去把那個照相架放倒了，好像她有一點怕，有一點慚愧，即便讓丈夫的照相上的眼睛，看見她在這樣的深夜獨對着一個男子。

也許由於說着隨時要費一點思索的話，程秉昆的醉意在減輕，但是對這個初見時只覺着奇幻神祕，現在又感到嫺雅深遠的少婦，暗暗叫着鄉村的傑作。他的欽慕只在增加，當他看見她的白皙的臉上已漸漸沒有了剛纔那種冷冷的光，而且依稀有了一點紅暈，又覺得她可親近了一點，不像一小時以來的嚴峻逼人。在她，確是想用談話來

換過這個可咒詛的夜，雖則談話本身也使她感到興趣，她從沒有跟一個人閑談的機會。而今夜，她到底有了一個在鄉間找不到的談話的對手。而且這是一個竭力顯得有禮貌的，安靜的對手。

程秉昆不但以智識者自負，而且自以為有着高貴的紳士的秉賦，當他酒醒了，他能夠稍稍制服他的情欲，驟然，他接着就換上他的自以為底奉的，熱烈的愛。這愛是他想像作非常純潔的，但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知道他沒有一分鐘不在給他自己尋的一個機會，一個可以恰當地表示他的愛，可以自然地獲得他的愛所付的（他以為他是付了的）代價。不過他總算還不惜用比較有耐性，迂迴的戰略。

他胸有成竹地反去把照相拿了過來，在紅燭下端詳着：

——你的先生？

——是的。

——很美，就是文弱了一點。

——唔。

——你們結婚幾年了？

——十年了。

——很相愛？

她笑了一個苦笑。他裝作不見。

——是戀愛結合吧？

——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他憤說的。

——哦？真是封建的農村社會。

——他那時也反對過來的，後來給父母迫不過，聽說是用音樂學院畢業做條件答應了。

——結婚以後對你很好。

——很好。

——你呢？

——也總是那樣。

——難道，一對陌陌生生的男女真能一見傾心？

——男人那一面，我不知道；女人，像我這樣的出身在古老的家族中的鄉下女人，是這樣的：從早就藏着一種愛，一種總要愛她的丈夫，而且決心從頭愛到底的愛。到了訂婚，便幻想着她將要愛的她的未婚夫是可愛的，一如她的飄渺的理想；結婚了，不管跟理想相合，相差，就照先時的決定愛下去。

說着，她把照相拿到她的手中，但並不怎樣正眼看，薄薄的嘴唇微微擡起，像看了更要對照相上的人生氣，爲了他不償得她心口合一的那樣的愛情。

程秉昆覺得他已經有一點妒嫉：

——男人那一面，我相信，是不會跟女人，跟你，一樣。

——不同的，大概是在：女人結了婚，好像世界上只有一個男人，她的丈夫，至少，只有他，是最好的男人，最可愛的男人；男人卻仍舊看見別的女人，而且總覺得她們比已經爲他所有的一個好得多，可愛得多。這真跟買東西相反，女人是買了還要比較，懊悔，男人卻買了就算。

——這比喻很有趣。

——很可惡。

——聽說小杜先生是學音樂的。

——唔。

——一定很多情？

——太多情了。多情往往就是無情，因為他對你多情，對別人也一樣。他們自恃生命力量，見一個，愛一個。

——弄藝術的人也一定特別可愛。

——也許是的，但是，你覺得他可愛，別人也覺得他可愛，你會捨命地愛他，別人也不會使他失望了。

——依你說，丈夫是無情的好，不可愛的好。

——我不說。

——他愛你嗎？

——愛的，他這樣說。

——事實上？

——我不知道，先只知道他在結婚以前就愛過他的表妹，她在我們的婚禮中做孀相，曾經昏厥過。但後來，我看他只當她哭泣的時候恨恨地安慰她幾聲。

——你就放心了？

——唔，我想，兩個幼小在一起的，難免感情特別好一點。

——後來？

——後來他進了大學，愛一個女同學愛了三年半。

——哦！

——我在一個暑假裏發覺了，要他停止通信，他卻搬出一箱子另外一個女子寫給他的幾百封信，這個比他大十來歲的女子他先前說是一個小男孩。不過他說他一點不愛這個女子，因為她又胖，又會做作，兩只門牙露在外面，而且，一手抓著六個男子。他簡直厭惡她，只爲了她待他真好，纔不忍和她決絕，直等纏綿了第七個男人。

但是那個同學，他竟對我說，他不能不愛。他說她高貴像中國的公主，美麗像西班牙的影星，她對於古典音樂的造就比他高。第一個學期，他就愛了她，他以爲是永遠的單戀，不久纔知道他也在被她注意，而且怯生生地愛慕着，他欣喜得發發癡，他的心裏貼着她的腳尖了！

——哦，結果呢？

——將要畢業的那個學期開始，他們的相愛給她的舊情人發覺了，他要用刀殺死他。

——哦？

——她放了三條路在他的面前，跟她一起死，跟她一起活，離開她，離開學校，回鄉下，從此不見她。

——小杜先生走了那一條？

——走了羅亭走過的，比羅亭還不如；她自殺未遂，寫快信給我，要我去領回我的丈夫，而我正懷着第三個孩子的孕，第二個女孩病得將死。母親去了，從她手裏把失

魂落魄的他接了回來。她臨別時要他爲了愛她，從此專心愛我。

——這樣的愛情值什麼！

——真能這樣倒好了！

——後來？

程采昆想讓央子敷說她的丈夫的負情，主動地決心厭棄她的丈夫，至少厭棄一回，在今晚。他一直引她說下去。這一點，央子並不會覺察。她是被伸訴的欲望，發洩的快感引得自己興奮了。有一個愛她的人在旁邊更好，就是對着不懂的孩子，對着一朵花，一棵草，也好。她只要訴說，只要發洩，這總比在心裏溫習好受一點，她已經這樣慣了；但是她會不會在對一個這樣的男子訴說時發生跟平時不同的變化呢？

現在，她只是像說別人的丈夫一樣，說了下去：

——後來，他回到家裏，他不說他不飛是爲了羽毛未豐，他還譏笑我的父親問他爲什麼不跟他的情敵決鬥，說這不是爲了他愛我。

——他愛你？

——他以為他不止一個心，不止一份愛，正如他自以為不止十隻手指，不止一個頭腦，連感官也比別人多幾具一樣。他覺得他同時愛幾個女人在他自己並不覺得對那一個不夠，而那時，他又幾乎哭了出來，說他反正已經失去他的高貴的愛人了，他從此一心愛我，只要我答應他不要強迫他就不愛了他所失去的，允許他記憶她，而且任憑他提到她。

——真是一個怪人，一個魔鬼！你遵守了他的要求，他呢？

——打仗了，他要走。

——他把你拋下？

——唔，一去兩年，遠遠的。

——在遠方不用說又愛了許多女人。

——不，那兩年他一個也不愛，他沈浸在愛國的熱焰裏，此外，他回憶那個同學，想念家鄉，努力學業，他是一個容易沈淪，也容易得救的人；一時裏幾乎會頹唐懶惰得不成樣子，立刻又會從夢中驚醒似的振作了起來。那兩年，他被巨大的浪潮沖激清

罷了，但是，他又被外面的渾混的惡流打昏了，他回了上海。

——該死！

——不，開頭他教音樂課，賣文，他一心想把我從鄉間救出去。我終於去了。他窮得很，家裏不自動給他接濟，他的脾氣高傲，也不回家裏要，而且，父親的一生的事業毀了。我們過着窮困的日子，很幸福，我們是有過幸福的日子，即使太短了，太短了，但是我又懷了第四個孩子的孕。我不得不回到鄉下。

——哦。

——他在上海病了，受了他的初戀者的照顧，他們的舊日的未完成的愛情復燃了！直到我在逃難當中生下了孩子，再回到上海，他纔又把他的情人塞給我的兄弟。他說各式各樣的女人是各式各樣的樂器，一個演奏家能夠演奏各式各樣的樂器自然沒有錯。

——該死。

——我們有了一段幸運的日子，他從了齋，很闊綽了，但這其實是不幸，他把自己

沈浸在豔色犬馬中，而且愛了一個雜技，二個說是美得像朝晨的給露水滴開的小紅花那樣的雜技。不久，他又窮了，窮得什麼也沒有，那心愛的雜技那裏是去告一鑿別的資格也沒有了，他只好帶了他的提琴獨自個走，把一家拋在上海。

——够了够了，這樣的男子！

——不，還沒有壞透呢，請讓我講完。

夫子說出了壞透兩個字，埋怨自己過份了似的，輕輕地撫摸了一下一直在手上的照相，也像是惟有這正要說下去的一段，她是負着深深的內疚的，她說下去：

——他臨走的時候，留給我一句話：早則三月，遲到半年，他會使我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從此流浪在外面，靠他的提琴過活。住在小客店裏，一天難得有一頓飯吃。嚴寒，他只有薄薄的衣裳。他雖窮苦極了，還能在辛苦地賺來的微薄的進益上積下一些錢來寄給我。但是，有一天，備了他的信來取一隻衣箱的，又是一個女人，一個三十多歲，不知從那裏來的，不知從幾時起會有那樣關切他的，陌生的女人。

——他簡直像一塊抹布。

——他的毅力是可佩的。跌倒，跌不死。寧願默默地受煎熬，不甘隨便要他心裏不願的職業。直到三個月以後，他去了另外一個地方，他找到工作了：給一家出版公司編音樂教科書。那是三個月多以後的事，他說他能夠維持一家了，寫信要我到他那裏去，我去看了一下，覺得他還是太窮，我決定暫時不住下。在我是怕他爲了家累更苦，寧願我帶了孩子回鄉下；在他卻以爲我貪圖鄉下的安樂，向大家庭屈服；而且是有心輕視他的丈夫的責任，觸犯了他的男子的自尊了。他生了氣。

——他還生氣？

——他是對的，他那時，他那時多愛我，我太軟弱了！

——從此你回到鄉下來了？

——半年以後，我受不住這裏的煩瑣的家務和庸俗的氣惱，我想念他，我要看見他，和他在一起的渴望使我廢寢忘餐，我把孩子暫時交給心腹的女僕，像偷偷的私奔，瞞了這裏的大人，我獨自出去找他。那一回，我是，我是懷着多少豐富的愛啊，我直到那時纔發現我的愛，纔知道我是那樣愛我的丈夫，那樣愛我的丈夫。以前，我

太年輕了，我太遲鈍了，我的情感太不能配合他的，我不能怪他愛一個一個的女人，他，年青，熱情，堅強，過人的生命力，藝術者的才華，正在向成熟的途中邁進的音樂上的前程，他怎樣能不愛，他怎樣能不被愛呢？我懷着莫大的對過去的歉疚，帶了儲蓄着似的濃厚的愛情，去找到了他。

她停了一歇，聽的人被她的變近於瘋狂的興奮攝住了，看她悠悠地太息：

——晚了，已經晚了啊！我到的那天，他正租了兩間房子，我還以為是很巧的事，爲了增加我們的新的幸福。一會，他告訴我，另外一間有一個同事要住來，女的。他對我的突然的出去，即在真摯的驚喜以後，在端力的掩飾中，也因此使我不得不懷疑：他又有了新的戀愛嗎？那個同事住來了，二十來歲的，溫順而憂鬱的，有一種古怪的美感，縱然我是第一眼就偵着她了！我只覺得她賣弄風情，勾引我的丈夫，一個下賤的女子。一件一件細小的事實證明我的猜測。被她奪去我的丈夫的恐懼，一天一天地在我的心中擴大。這恐懼，激起了我的本能的妒嫉，我和他從來未有地爭吵了，我的態度不免過份，但是我爲了我帶去的太多的愛，爲了我的熱情被他疎忽了，被他

輕蔑了，他不該不知道我那時是結婚以來從沒有過的，全心全意地愛着他啊！當一個婦人妒嫉的時候，她還會顯得可愛嗎？我們的吵鬧一天鬼似一天，終於達到可怕的頂點，是我，是我向他提出離婚了！

程秉昆呷了口紅茶：

——哦！他正在求之不得！

——不，他說爲了孩子，即使我和他不能再在一起，在我不想跟別人結婚以前，要我還是回到家裏來，當家，管孩子，他說，家裏的一切，凡是他有着繼承權的，他都給了我，他同時給我改嫁的自由，他是照說了的寫給我的。

——於是你回來了。

——這負心的，當我還在上海母家的時候，他就跟那個女子同居了！

——直到現在？

她不響，推開了手邊的照相，因爲不然，她又要把它取出來，用指甲戳他的眼睛，用她的金針刺他的嘴了。她一想到那個外省的女子，她竟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而

且聽說已有了孩子，她咬得碎她自己的牙齒。

程秉昆是真的憤慨了，隨着覺得他的希望已種了根，他不會負這個將近中秋的，把幽幽的月光從天窗上鑿進這溫和的蜜室來的良夜了。他立了起來：

——他是一個偏了藝術家的幌子，放浪的，胡作胡為的登徒子！而且，他多聰明，多自私，他明明不愛你，一直把你繫在他的家裏，他要你給他管理財產，他要你給他扶養孩子，他利用你的癡情，利用你的貞潔觀念，他簡直不是人，他是一個惡魔！

——是的，他自己也說他是惡魔。

——一個善良的女子，一個惡魔，天哪！夾子小姐，你還能把這樣的日子過下去嗎？你是在怎樣過你的日子？

——有時盡心的當家，有時把家務一齊丟開，有時盡心管孩子，有時也讓他們去。生一些小病，常常失眠，更多的時間流一轄眼淚……

——天哪，你為什麼不想掙脫，既然他給你自由。

——掙脫？回母家去嗎？父兄的嚴峻不容一個被棄的女兒。要一筆錢去自己生活

嗎？錢是孩子們靠着受教育成家的。嫁人？嫁誰去，誰要一個棄婦？何況，有過丈夫十年了，還不會嘗够男人的味道？

——這樣惡的男子是僅有的。

——嗯，我知道。

——你愛你的孩子？

——除了想到他們是一個不愛他們的媽的父親的孩子。

——對，你總不能激愛他？

——爲什麼不能？

——難道說爲了他是僅有的惡人你不能不愛他。

——我恨他，切骨地恨他，但要說我不愛他，不。我是愛他的，愛他像恨他一樣。

——而他，不愛你。

——我是在說我愛不愛。

——英國的詩，有這樣的句子，去愛什麼也沒有，被愛纔有一點道理，去愛又被愛

則是一切。你總不能在癡癡的愛中作踐你的生命。

——一個人有一天會懂得，只有去愛纔是一切。

——我不懂。

——因為您沒有愛，您不在愛。

——不，我正在愛。

——您說您正在愛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

——是我？

他給這樣的突然愣了一愣，臉也紅了，但實在是這樣感覺了的，就點了點頭，說：

——夾子小姐，你不要以為一個人不能在一天裏發生愛，有人在天涯海角流浪，滿

懷着愛，有人像沙漠中的綠洲，像空谷的幽蘭，具着可愛的力，愛就發生在一天，甚

至一瞬。

——說得很美。但發生在一天一瞬的愛也消失在一天一瞬。

——我不是那樣的愛者。

——但您是要同時去愛同時被愛纔認爲是一切的。

——人生總究該如此。

——所以，您只得收回你的愛，當你在你的面前得不到被愛。

他又給愣住了，被這樣忽然又變得冷冷的話，被說話的人的忽然又變得冷冷的臉上
的光；但是，他幾乎有一點煩躁了，他來回走着，說：

——央子小姐，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分開來，一面你去愛一個人，一面你被另一個人
來愛。你去愛的那一個，他不愛你，給你愛的那一個，你不愛他，但是，他在一瞬間
懂了，懂得去愛便是一切，一個人只要愛，只要自發的愛。

——懂得這，也就該懂得不勉強別人接受你的愛！一個人的身心是不可分的。而
且，程先生，你爲什麼要一個沒有心靈的身子？

——我愛得多謙虛！

——那末，再謙虛一點。也不要忘了我不是個少女，您再看看我，在這殘燭的光

下，我是個將近三十歲，有了四個孩子的婦人了。

一個放肆地看着，卻看不出另一個的臉上的笑來，另一個倒在回想到十年前鬧新房的時候，也有人這樣停斷地，發癡一樣看她，要把她引笑的事了。

——你，一點看不出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也只像二十三四歲，而且，一個將近中年的人是不會愛一個二十歲以下的少女的，她們紅紅綠綠的，嬌豔惹厭。

——無從看見我的眼角的皺紋，我的紙一樣蒼白的臉？

——白，你，你真是一朵白色的牡丹。

——白牡丹？您從那裏聽來的，從那些油滑的村中的無賴口上？

——不，在筵席上，從紳士們的口上。

她立了起來，把丈夫的照相擱在原處，看了看天窗上的已在褐色的夜黑。

——程先生，您要看白牡丹嗎？

她走去打開了後窗，叫他過去：

——您看，這些就是。

他笑了，望着小花壇上的在夜色中只看得到一片潔白的花朵：

——不，這明明是薔薇。

——一個女人可以被叫做牡丹，一簇薔薇為什麼不可以叫做牡丹了？

他回答不出來。

——請您採一朵給我。

他伸手出去，忘了被夜色掩沒了的有刺的枝葉，採了一朵伸進手來時，他覺得被刺痛了，到燭光下，他給她看：

——我為你流血了。

——這到底不是牡丹，是薔薇，因為它有刺。

她取一點紗布給紮了刺傷的指頭，一面說：

——你說流血不忌諱？

——只有職業兵叫掛彩？

——你流過血沒有？

——你說能沒有？

——但今晚，你流車在一個靜靜的村中，一個靜靜的夜裏，在一個女人的室中，刺傷你的是一朵小小的薔薇！

最後的一點點情欲也被這幾句話洗盡了，程秉昆孩子似的羞慚起來，望了望天，抱歉地，也自怨地說：

——天快亮了。

——容我去請公公來陪你嗎？

他看了她一眼，委屈地但也感激地，帶着乞求的口吻說：

——容我一個人再在這裏休息一會嗎？請您去對朴老先生說，請他過兩小時來叫醒我，

——明天見。

送着央子的背影，他走到床前去。

第二天，到了郭鐵長家裏，程主任還是要杜仲濤擔任兩百五十套冬衣。經俞長子王

秀才那些紳士們再三代他懇求，總答應減到一百五十套。他覺得把公務和私生活劃分是對的，英雄們無不這樣做。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到底還記着恨，是不是有一點對不起那個長談了一夜，曾經使他真的愛了一陣的少婦，是不是有一點對不起他自己那時的最後被激動的可貴的情緒，但收到代替冬衣的那筆款項時，他想：那樣做至少使地方上明白，清風鎮杜家的白牡丹不但是高潔的幽蘭，實在是有刺的薔薇。

至於杜仲清，聽他的兒媳開玩笑地說：

——這一筆錢，是拿去徵英雄的被剝出了血的指頭的醫療費的。

他只好海海海地苦笑。

（三十三年五月蘇州可開）

畫家高而蒙

當我到了上海，在一個朋友家裏寄居實在不便再寄居下去，自己租一間房子又沒有錢，落在極大的煩躁中的時候，又一個朋友用他的熱情和誠意邀我住到他們的家裏去。

這個朋友是世家，他所有的，除了藝術和貧窮，便是熱情和誠意。

我卻是個帶一點世故的傢伙：我覺得熱情和誠意往往於事無補，尤其當一個人要照顧一個人；如果我接受了我的朋友的照顧，接受者和照應者都會變成相互的虐待和忍受。

我的世故總會顯得有一點靈驗，我到這位朋友的家裏去了一次，看見那個真正屬於一個畫家的家。

高而蒙就只是用他的畫槌在壁上畫一套桌子椅子，在他的一不小心就要讓地板的裂縫咬住你的腳的審堂間裏（這裏，就是他預備讓出來給我住的地方），有實在的桌子，也有實在的椅子；但它們最多不過具有了桌子和椅子的橫形，使你只好把它們當作是桌子，當作是椅子而已。因為它們是高而蒙不知從那裏買來的一些另星的木塊和木片，他和他的孩子們用鎚子和鐵釘胡亂敲了一陣敲起來的東西，你坐在桌子旁邊不要想把手肘攔上去，而你坐在椅子上也不過扮了一個坐的姿勢，必須用你的腳當心地踏着實地。

高而蒙的太太也一樣富有誠意，她比較少一點熱情，這不是因為她沒有，而是因為她萬萬不許有，如果她也像她的丈夫一樣熱情到幾乎像瘋狂，這個畫家的家一定早已不成其為家了。

他們有四個孩子，都是男的，最小的一個就在我去的那一天得過，其餘的三個卻都已在十歲到十五歲之間，看去有點像三胞胎，分不出那個高那個低，似乎他們在發育上面到某一個程度同時受了強力的壓制，再也不能合理地長大上去了。三個人的頭髮

都是長長的，三個人的面孔都是蒼白的，手臂和腿一樣細小，穿着同樣的狹窄而醜陋的衣袴。

我一見就怕看他們的一致的柔弱的目光，怕聽他們的單調的柔弱的聲音。他們也許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情操；但是他們現在生活在平分的饑餓和寒冷裏，他們幾乎使人感覺到是一簇荒蕪的餓殍，一簇古墓的小小的幽靈。

然而他們是活著，而且勤慎地幫助他們的父母做着各式各樣的家裏的瑣事的。阿大提了鉛吊去弄柴口的井裏打水，因為他家的自來水被大房東關了；阿二發着煤爐子；阿三正在淘煮粥米；當阿四哭了，他們得趕快哄他，阿四撒了尿褲，他們得趕快拿尿布。他們的母親怎樣也忙不過來，尤其是阿四的事，高而蒙不許有一點怠慢。要是阿四多哭了一陣，發了一點癩，他就埋怨他的太太，罵阿大，打阿二。

儘管是在這樣的忙亂的空氣裏，高而蒙一看見我就立刻全神貫注在我的身上，自己動手給我燒紅茶，一面自誇他的紅茶與衆不同，因為他是深通茶道的，而他知道我就歡喜喝紅茶。他又定要留我吃飯。我只好說了一個謊，告訴他另外約着朋友；於是

忽然記起我是一個酒鬼，說第一次到他那裏去，酒是非請我喝一個痛快不可的，而且告訴我他也正想喝一點酒，爲了他的孩子的生日，他們也正應該喝一點酒。直到他離開他的阿大去買酒，看阿大朝他的太太看看，他的太太又朝他看看，他才頹然朝我看看，歎了口長長的氣，坦白地說：

——徧徧，真對不起，今天沒有預備一點錢。下日，我們一定要喝一個痛快，就是明天，老徐，你來，我無論如何有辦法弄到一點錢的。

而當我的確非常滿意於他的紅茶的時候，他又提出了要我搬進去的請求，而且說：

——你來了，我可以天天親自給你燒這樣的紅茶，親自，必須親自。你是真正懂得吃茶，唯一欣賞我的茶的。我們單單在這一點，就是同道。你單單爲了這一點，就該住到我這裏來。

雖然從他的家裏出來，我是被他的熱情和誠意大大地感動了，我還是想也不敢想怎樣加入他的家庭。

隔了半個月，我總算有了住處，由於遇見了一個本家，一個遠房的堂叔。這位堂叔是做小本生意做得像樣了起來的，有時豪爽，有時精明，有的地方闊綽，有的地方吝嗇，但是我遇見他就像遇見了菩薩。他立刻把我安頓在他新近頂下來預備開店的一幢屋子的樓上，供給我三個房間，當天送來了柴米和一應俱全的傢具；而且，看看我不再像原先的少爺，他老老實實關照我：

——要錢用對我說，我現在寬一點了。到我這裏來了，你即使一時找不到事做，不用愁生活，我負擔得起的。

他又告訴我：

——你一向歡喜吃啤酒的，我現在也每天吃幾瓶啤酒，昨天剛又叫來一箱，等會我叫老司務給你送半打來。

我當場向他借一點錢，他算了算五斗米價，那時是一千幾百，他就借給我三千幾百，湊成了五千。柴炭的錢他不算，因為他正開着一個柴炭行。

我又跟他到他的住家去要了兩瓶啤酒。

從他那裏出來，我忽然記起高而蒙的家就在附近。我找了一轉，找到了那條弄堂，肥不起門牌，就從每家的信箱口子向裏面張望，我終於找到了高而蒙的客堂間，因為那裏的桌子和椅子的腳是只此一家的。

高而蒙歡喜得跳起來。他立刻差阿大去買了許多花生米和油炒黃豆來，開了啤酒，慶祝我得了房子，得了好本家。我們又做了鄰居：當我走他家的後門出來，發現這後門正對着我的堂叔的前門，而從這裏到我住的地方，不過五十步之遙。

高而蒙常到我家來，我也常到他家去。我沒有事做，他失業。他也不作畫，他連畫具也賣給朋友了。

我借債度日，他典質為生。

我借到一點錢，他典質到一點錢，我們就喝半瓶高粱。沒有錢，喝紅茶。高而蒙家裏時常沒有飯米，但茶葉卻備得不少，我從不會碰着他斷了茶葉。他已經沒有法子再愛他的畫，但是他必須愛，所以他特別疼他的最小的孩子。孩子以外，他就只有愛紅

茶了。酒，他是不會喝的，一喝就發表演說，他罵阿大阿二阿三；有時也哭，比平時的瘋狂更瘋狂一倍。他也早已放下了他的烟斗，只偶然抽幾根劣質的小雪茄。

只有紅茶使他的暴躁得到安靜，使他從痛苦的現實中依稀記起他的藝術，使他重又發現遙遠的希望，相信他終還會有一天，能够從生活的壓迫中爬出來，從新擡起他的畫筆。

「藝術，只要是藝術，只要我有作品，即使到我已經被壓迫得不存在了，我的作品還是存在的，存在的。」

高而蒙是懂得藝術的。高而蒙是有過好的作品也一定還會有更好的作品的。可愛的作品，可愛的藝術者的瘋狂，然而他不是通俗的，而且，曾經錯過了時代的。但是他知道他，他的父親，一個獨斷的，暴戾的，大概是釀酒的將軍，給了他一份有好處也更有壞處的血，給了他一段有好處也更有壞處的優裕的少年時代。這些使他無可避免地落在他的已往的藝術生活和一切表現裏。只有現實的壁能把他一頭一頭地重重地撞醒。只有新的生活能使他認清新的時代。到那時，他的思想，他的藝術，必然會得。

新的。這不是我的猜測，而是他的逐漸的轉移給我的啓示。他的確在顯出他的轉移，因為他是非常坦白的：當他發現他的過去的處弄他一點也不強辯，當他放棄他的成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扭捏。雖然，這時的他還只能顧到生活，顧到今天的一家六口的生活。他連明天的一兩升黃粥米還顧不到，那裏還顧得到明天的藝術呢！

今天，作為他的僅有的藝術的意味的剩留的只有紅茶，即使他連吃兩口苦茶也被他自己的歇斯底里的姿態弄得漫畫化了，而且，他家的自來水一直沒有，而那個弄堂口的井水，又被一弄堂的人家七手八腳地攪得怎樣也無法適應他的茶道。他只好天天差他的孩子到我家來帶一點水去。

阿大阿二總算進了一個免費的學校了。原先有一個朋友預備想法子把他們送到一個教會辦的學校去，那裏管食宿還給衣服穿，高而蒙不接受，以為侵犯了他的自由主義的傳統，還大大發了脾氣。他們兩兄弟是採取A B制的：今天阿大夫讀書，阿二就留在家裏打什差，明天，阿二跟阿大交換。

阿大和阿二每到我家來總要跟我的女人訴苦，說這樣的書實在跟不讀一樣，買不起

書，買不起紙筆，在家裏什麼事都做，洗衣服有他們，倒馬桶也有他們。聽了這樣的話說，別人幾乎要為他們落淚了，但阿大阿二從來不哭。

高太太也偶而到我家來向我們訴苦，說她要不是爲了阿四，真想拋下二家自顧自去找飯吃了。我的女人給她訴說得哭了，但高太太從來不流一滴眼淚。

她和她的孩子們都已經被太久的貧困的歲月教會了怎樣熬住眼淚的忍受，忍受，教會了換怎樣漫漫無盡的苦難的日子了。

而貧窮如我，又有了這樣一份鄰居，物質上從不能分擔什麼，精神上卻像加重了一個大石塊。我又不免自私地想：還好我不會住到高而蒙的家裏去，做他的鄰居已經有這樣吃力了！

高而蒙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典質的了，有一天晚上卻又遭了賊偷。爲了修補那個被賊挖破的壁洞，高而蒙賣去他的破碎的上衣，而賣得的錢不够付泥水匠。泥水匠以爲修補賊洞是一樁倒楣的生意，所以非要雙倍的工錢不可。

他想想做損客，因爲和我的堂叔熟了，他幾次兜着一點煤炭的生意，但是我的堂叔

對他的外行的做法不能滿意，而且不願忍受明明的吃虧。

他也想給別人介紹房子的出頂和承租，常常到我家來打電話，一個電話一打就是二十分鐘。用他的漂亮的國語，像剛背熟臺詞的演員，說着那種生意經的話。他每在稍有眉目的時候預定許多優秀的節目，慶祝他所預期的佣金的到手，而幾次，不是人家當交易將要成功時把他中途拋棄，便是雙方都對他表示不能信任，即使他借了別人的衣服，梳光了頭髮，也沒有法子使人把他當作一個够格的中間人。有一回甚至碰到一個出頂房子的人，對他：

——我不放心你所介紹的房客，因為你老兄像是一個共產黨。

除了這樣的徒然的忙碌，他就一天到晚爲了借一點僅僅可以買一天食米的錢奔許多地方，爲了可以買柴買米便宜着幾十塊錢走許多路。當他借着錢，換着米，在他的大手掌裏是怎樣輕巧的一小包米啊，他高興地搖擺着他的修長的身子拎着回家，他的家裏的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胃口：能够一個人一氣把這點米吞在肚裏，雖然他們必須用大量的水把它化成一火鍋粥，每個人都只有用水份和粥的熱氣使飢腸充實一會。

直到去年的舊曆年底，高而蒙纔得到一個小小的職業，在外省。除夕，他把家裏所能懇求當舖裏勉強收受的東西聚了一大堆，當了一點錢，留下極小的部份在家裏，其餘的僅够做他自己的路費的帶着，他去了。

偏偏沒有預備一點錢，他上船那天，我不會帶半瓶高粱去爲他饒行。

（三十四年冬上海虬江路）

晒仙

王坤山是美德學院的門房。

美德學院的校門說不上朝東朝西朝南朝北，因為它是蹩蹩扭扭地歪攏的；這樣，使從這邊走去的人覺得校門像特地轉過臉來迎接他，使從那邊走來的人卻覺得校門在背過臉去不理他。

這個道理，王坤山講得出，原來是一位國學系教歷史地理的老先生看的風水。那老先生身穿藍布大袖寬袍，足登杏黃雙梁鞋，頭戴瓜皮小帽，帽子的邊緣圍上一個絨線結的圈圍，在空地上把個羅盤格來格去格了半天，他決定校門非歪攏不可。

——擺正了怎樣呢？

王坤山學院長的口氣問那位老先生。

——擺正了嗎，不得了，三年遭天災，五年逢人禍。

王坤山學老先生的口氣回答院長。

——因此，連我這個門房的房門也不止了。

由此可見：美德學院一個門，王坤山就是第一任門房，一直連任；美德學院開了已經有二十年，王坤山就已經做了二十年門房了。

十餘年來，王坤山一直叫王坤山；但自從來了那個一天到晚拿了一把大剪刀在冬青樹的頭上切切擦擦地給冬青樹剃頭，或者推着一塊滾圓的大石頭來來去去壓得校園裏的青草抬不起頭來的小花匠顧二毛，王坤山就被叫做王關仙了。

近幾年來，王坤山歡喜睡覺，或者應該說擅於睡覺是真的。

早上，大太陽晒進門房，晒到他的床上，晒到他的胖臉上，不能把他晒醒，那個吹起身號的老鄉從操場的平台上把軍號直吹到他的耳朵邊，他纔擦擦眼睛，含羞地起身。

但是，上午十點鐘，第一班郵差把信送來，急急想收到匯款的信或者情人的信的大

學生趕來爬在他的身上亂翻亂抓，是平信，拿了就走，是掛號信，他得拉住蓋個章，這一來就把他累慘了。學生剛刷一哄而散，他就一個呵欠，坐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掛下頭，張閉嘴，打鼾了。

吃過中飯，他一定得爬起床，他把午夜的癮比作鴉片癮。

平時，他不能靜，這就是說他不能沒有事做，一空，他就一聲呵欠，閉上眼睛，打鼾了；而他要做的事實在很少，他動輒得睡。站着，他一樣會得吃然睡着，頭一倒，就像空氣裏有個木棉枕，使他的頭非常落位，口涎直拖到腳背上。

小學生拍拍他的肩膀，他不覺得；教務員用粉筆頭在他的大褂上寫(Good night)，他不覺得；老鄉舅一羣大鳥鴉貼在他的腦門上，他不覺得；小花匠拿冬青葉子塞進他的鼻孔，他纔一個噴嚏打醒，茫然望望刺了他的眼睛的太陽，說：

——哦，我又睡着了。

着夜快，他常常用馬口鐵的漱口杯買一點酒，一包花生米，獨酌，或者跟老鄉對酌，於是，吃飯；酒一下肚，吃飯也有點草草了事了，巴不得就上床，他說：

——這叫做，無錢買補食，早願當將息。

說來，晚上他還有一件工作：到十點鐘把大門的鐵鎖鎖上，但他常常拜託老鄉和小花匠，有時候就老實忘了。這樣，有些大學生很感激，訓育長和舍監先生卻常常責備他。聽了罵聲以後，回頭他對別人說：

——硬要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乖乖地不到花花綠綠的外面去玩，關了電燈早睡覺，就慘硬要我呆守一個昏昏不睡覺一樣，一樣沒有道理。

大學生常常爬鐵門，王坤山揀中一個地方給鋪上一堆軟沙讓他們跳下來不受傷。他說：

——真是對不起，不鎖門，我要擔罵聲；要你們回來的時候叫我開門呢，可叫醒了裏邊的舍監先生還不會叫醒我，我睡得像豬。

舍監先生卻是一個患失眠症的，有幾次，他失眠得慌了，會得拉住王坤山請問

——開仙，你教給我容易睡着的法子。

但王坤山自然不會教。

——你看我瘦得只剩一把竹頭，你胖得就像只有一堆肉，願仙，你是胖了纔好願的呢？還是好願了纔胖的呢？

——這，這個，我也說不上來了。大概是，越胖越好願，越，越好願越胖吧。有一天，校醫特地找他，對他說：

——王坤山，你太胖了。

——是的，我也想不要讓他再胖起來。體育先生教我擲鐵餅，可是不行，我怕氣喘；四十多歲了，不能再練筋骨。

——這就是因爲太胖了。血壓高，危險。

——但是沒有法子。

——你最好少睡覺。

——但是，沒有法子。

——或者，我給你抽出一點血。

——不要緊嗎？

——不要緊，真正抽一點點，隔許多日子。

——抽出來的血有沒有用處？

——大有用處，可以救少血的人。

——我幹的。舍監先生是少血的人嗎？

——舍監先生，不知道他的血型和你的合不合，讓我試試看。

後來，校醫告訴他：

——你的血，舍監先生用不着，事務主任卻正好，而且，他願意給你一點錢。

——錢，這個，我不要。

後來，王坤山就常常請醫生給他抽血，抽了給事務主任。

老鄉說：

——他奶奶的，事務主任有血，可是他要我們關伯的血！

小花匠說：

——關伯，你不減他一記？

關仙搖搖頭。

——不，他少，我多着。

有人操心王坤山的健康，但是他仍舊胖，仍舊好睡。

有一天，三個教授難得在校門口的飯店裏吃飯，碰着王坤山正領了工錢也在那裏請客，請老鄉，小花匠，燒老虎灶的。三位教授：教心理學的，教社會學的，教經濟學的。

心理學教授問王坤山：

——關仙，你思索不思索？

王坤山不儘。

——你有思想沒有？

王坤山不儘。

——我的意思是：你轉不轉念頭，這就是，動不動腦筋？

——我不。

心理學教授點點頭。

社會學教授問他：

——你結婚沒有？

王坤山不聲。

——你有老婆嗎？

——沒有。

——爲什麼不討？

——討不起，討了一定要生兒子，怕養不活。

社會學教授點點頭。

經濟學教授接着問：

——你怎樣用你所賺得的工錢？

——吃酒，不過吃得很少；請客，就請老鄉他們幾個；多的，借給小花匠。小花匠

鄉下家裏人多，有娘，有老婆，有五個孩子，他掙來不敷開銷。

——小花匠借了你的錢還不還你？

——還？不。

——他給你利息嗎？

王坤山不慚。

於是，三位教授滿意了，他們哈哈大笑，因為得了一個定律：如此如此，人始好睡能胖，而且長壽。

但是——

有一天，星期，學校裏靜悄悄的，半下午，王坤山和老鄉他們就喝一點高粱，王坤山放下馬口鐵杯就睡着了。

小花匠想的主意，同老鄉，同燒老虎灶的，把熟睡的王坤山扛到柴間裏去，放在稻草上，於是，他們走開了。

吃夜飯的時候，他們去看王坤山，他打着鼾。

吃過夜飯，他們再去看他，他打着鼾。

小花匠又想了個主意，他在王坤山的脚下點了一盞油燈，在他的頭前，豎了一塊木牌，木牌上寫了幾個字：「王坤山之位」。

於是，他們三個人掩了柴間的門，在門縫裏張着。

他們守候了很久，想看王坤山醒來的時候怎樣；怕王坤山踢翻了油燈起火，不敢走開，終於，王坤山醒了。

他擦了擦眼睛，坐起身來，向四面看看，看見了蘆席，看見了油燈，有一點慌；他緩緩爬了起來，於是，他看見了那塊木牌上的字。

他呆了一會，胖胖的、帶一點浮腫和蒼白的臉上，有一點悽然，有一點憂鬱。

老鄉惡罵門進去，給小花匠止住了；燒老虎灶的響笑出來，小花匠搖搖手。他們再張看，看王坤山忽然跳下來，向那地木牌磕了五六個頭。於是，他又橫下，睡着了。副勺的，比平時輕的鼾聲，當即又發了出來。

小花匠拉了老鄉和燒老虎灶的，走到廚房裏，笑痛了肚皮。

小花匠說：

……他睡昏了。

老鄉說

——他以為他已經死了。

燒老虎灶的說：

——會不會出毛病？

小花匠說不會。

於是他們自顧自去睡了。

然而老鄉睡不著。不聽見王坤山回到門房裏去，他不放心。不到天亮，他帶了手電拉起小花匠走進柴間，看見油燈已經滅了，王坤山不再打鼾，叫不醒，踢不醒，摸摸他，已經冰冷，沒有氣；手電照在他的臉上，照見他的胖胖的臉，帶一點浮腫和蒼白的臉，平靜而鬆懈。王坤山死了。

（三十六年二月十三晨）

現代

——請問，有沒有空着的產房？

美德醫院的掛號處來了一個看上去像是三十來歲的女人，頭髮纏着些蓬亂，面色蒼白，微微出着汗，眉尖是緊緊鎖着的。

白小姐放下了絨緞，翻了一下紀錄簿，朝外面反問：

——請問要幾等的？

——就二等吧？

——房間有的，以前來掛過號嗎？

——不會呢。

——接生費就得賒賒費一點了，今天就進來了嗎？

——現在。

——是你自己？

——是的，對不起，我已經在痛。

白小姐起來開了一邊的門，把產婦讓到裏面，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笑着問：

——是剛纔才發覺的，這樣匆促？請放心，這裏一切都有準備，就是醫師不在，院長會親自給去接生的，現在，請登記一下，貴姓？年齡？和府上？請在沙發上坐。

——黎佩朱，二十七歲。住在……

略略遲疑了一下接下去說了一個像是臨時編出來的地名和門號，白小姐沒有注意。

——第幾胎？

——第一胎。

——請照章先付保證金一百萬元。

——很對不起，我沒有準備這許多，這種，只帶着二十萬。

——這個，你有一點給我為難了。

——我想，我只要住三五天，或者，我住三等。

——三等也不够的，住的日子多少，總是多退少補。

——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有一點等不及，真對不起。

——你又是一個人來，沒有人保證一下，這個胎兒的爸爸？

——恰巧出門去了。

——府上還有什麼人沒有？

——沒有呀。

——那末這一點錢是大概不會足够的，以後要補繳的時候，你的準備是？

——那是不會有問題的。

——白小姐用她的鋼筆敲了敲兩疊鈔票：

——我還得問一問院長先生。

——她接了一個電話，把眼前的情形報告了，最後說：

——並且，這位太太，看樣子立刻就要生產。放下聽筒，她說：

——王院長立刻就下來，他會答應你的，他不像那些把醫院當作立法院的人。

一個矮矮胖胖的老頭子一會就推門進來了，他隨即關照白小姐，把產婦帶到產房中去，叫護士先準備到時候由他自己來接生，白小姐一個人回來的時候，他彈着手裏的雪茄，笑着咳着對她說：

——白小姐，照我看，一定又是一個私生子。

白小姐也笑着點頭：

——是的，她只有一個姓。可是，她的愛人沒有來。

——也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不懂事的男孩子。

——超出的用費大概不會有問題的？

——私生子極少難產。不過，這位小姐的體質似乎不大好，讓我去看看她。

院長先生徧徧遇到一次難產，累得他化了半天，出了一身汗。產婦的身體的確弱得很，過了一過多星期還不能恢復過來。

在一個多星期內，沒有一個人來探看她。

白小姐對院長說：

——您在她的身上用了近百萬了？

——大小平安，這個孩子很可愛。

——可是到今天沒有人來補繳一點錢？

——且不要去打擾她。

第十天，產婦向院長要求：

——我想出去一次。

——你最好再過三天。

——不，我想，我應該到家裏去張羅一點錢來給您了。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話，請不要走路吹風，當即回來。

——兩小時，謝謝你。

叫做裴佩朱的女人當天沒有回美德醫院。

白小姐急了，王院長也急了。

，而且，第二天還是不見她回來。

白小姐用她的鋼筆敲着電話機：

——怎末的呢，會有什麼意外嗎？

——一切已經是意外了，且關照護士好好給孩子吃牛乳，這孩子很可愛，

——我們登一登報吧？

——好的，我們登一登報吧。

「黎佩朱小姐：令郎甚健，請即來院，產費可以商量，美德醫院啓」

登報的第二天，有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到美德醫院來了，白小姐把他引到院長室，

——貴姓是？

——方君謀。我來付黎佩朱欠您的錢。請問是多少？

白小姐拿出賬單來：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萬元。

——我照付。

——黎小姐沒有來，孩子，方先生能帶去嗎？

——我不帶。

王院長彈着雪茄烟灰：

——這個，您的意思是？

——孩子是她的。

——方先生跟孩子的母親？

——她是我的離了婚的妻子。

——可是她不會再來了吧，孩子？……

——孩子，我同她離婚的時候講定了給她的。這裏，是我和她的離婚證件。

是的，那證件上寫明，離婚以後，產費由男的負擔，孩子，女的要。

王院長來回踱着：

——方先生，她爲什麼又不要這孩子呢？

——不知道。也許，她不愛我了，也就不再愛這個孩子，也許，她怕養他不活。

——可是你應該要。一個男孩，一個很可愛的男孩。我叫人抱給你看。

——不必了，我不愛她了，我也不再愛這個孩子，而且，我怕我也養不活他，這點錢已經把我所有能變錢的東西都當賣光了。

——但這是你的責任。

——這是她的責任。

白小姐說：

——當她拋棄了她的責任，就只好由你來負了。

——但結果會得把孩子糟死，同時，孩子也連累我。

——然而我們醫院的責任是收一筆錢，把接生下來的孩子交給他的父母。

王院長彈彈他的烟灰：

——如果你實在太困難，我可以退還給你一半錢，孩子你得領去，讓我的責任盡了。

——不，爲了讓你盡責任，我可以出一張收條，表示我已經收到了這個孩子，而你們怎樣處理他，我不問，誰也不會問。

叫做方君謀的立刻就借白小姐的鋼筆寫了收條。

「茲收到黎佩朱所生孩子一個，此致

美德醫院院長。 方君謀年月日。」

王院長和白小姐面面相覷，方君謀卻拿起帽子，要走了。

王院長突然叫住他，沈重地說：

——那末，爲了請你安心，假使你還有心的話，這個孩子算是我的了。我姓王，六十八歲了，已經有八個兒女，我也曾經窮困，但我和我的妻子不會離過婚，我都把他們養大了，你們結婚離婚不要孩子，我要的。你們，現代人，過着現代的生活，不知會把這個世界弄成怎樣，但是我原諒你們，你們太窮困，你們的窮困比早年壓迫我的窮困更重，這就是現代。

——非常感謝你，王院長。

方君謀想握握王院長的手，但他走開了。白小姐的眼睛裏有了淚水，慈悲地望着她
的老院長。

（三十六年農曆元旦）

胡漢昇和他的脚

胡漢昇是一個小機關裏的老文牘。

星期六下午，五點正，他走出了辦公室的地方；五點四十五分，他擠上了電車；六點四十五分，他還在電車上的人堆裏。

一個大胖子從他的身邊擠出去了，胡漢昇鬆了一口氣，接着，他就嘆了一口氣：

——唉，我們化在電車上的時光，連早帶晚，至少等於辦公時間的一半。

他的話並沒有感動什麼人，大家都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電車賣票卻好像被他觸怒了，粗魯地說：

——操，你最好坐三輪車，坐自備汽車。

於是好幾個人都看了胡漢昇一眼，意思像是爲了他的一句牢騷，連累他們都受了嘲

弄，這句話實在是多說的。

幸而胡漢昇到了下車的站頭，這是七點半。

在門口的小店裏買了四兩白乾，一包花生米，他上了樓。

老婆和一個兒子已經在吃飯。胡漢昇坐了下來，分幾粒花生米給他的兒子，開始吃酒，他對他的老婆的這一報告是：

——明天又是星期日。

於是，他脫了鞋子，把一隻腳擱到椅子邊上，他細磨細琢地擦起腳板來了。

擦腳還是胡漢昇的老脾氣，就是在文牘室裏，百忙中他也要偷偷在寫字桌下面擦幾下，一回到家裏，一喝上白乾，不擦擦一會腳板，又做什麼呢。

老婆自然是看慣了的，但也終於仍舊說了一聲：

——討厭。

胡漢昇自然也是被老婆這樣說慣了的，但也終於仍舊要脫一遍：

——除此以外，也再沒有別的壞習慣了。……而且，在我是一種享受，除此以外，

也再沒有別的了。而且，一個人不能不生溼氣、不生溼氣就要生病的……而且，一個人的脾氣，不管好壞，只要成了脾氣，就不能變，一變——

老婆撥了下去：

——一變就要死了。

——真的，有句古話，叫做變死。

——迷信。

邊說邊擦，胡漢昇覺得有一點不可收拾的樣子：

——你還是給我倒一盆開水浸浸吧。

——沒有開水，火油賣九百塊一斤了。

——到老虎灶去買兩百元吧。

——每天兩百元，十天兩千，一個月就是六千。

——真的，六千，可以到澡堂裏去三四次。

——今天就去洗個澡吧。

——真的一兩個月不上澡堂了，一說渾身癢，腳格外癢，你不知道，在澡堂裏捏腳，賽過做神仙，而且，捏腳不要錢。就是，總得兩千元，現在漲到兩千元了，我走過三江浴室，在牌子上看見的。

——我給你兩千元，吃了飯你去做一回神仙。

——爲夫的多謝了。

四兩白乾下去了，兩碗飯和一塊鹹帶魚下去了，着上鞋子，胡漢昇帶了一個替換衫褲的紙包，高高興興出門，走進了三江浴室。

——老板，長遠不洗了吧？

——嗯，身體不好。

——老板，擦擦背？

——不要。

——擦一擦？

——真的不要，擦不慣呀。

湯裏出來，出了水，一橫，胡漢昇連聲道：

——捏脚的！

老板，要不要扦脚？

——不要。捏脚的，快。

捏脚的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鼓着面孔，看了看胡漢昇的臉，開始捏，

胡漢昇對這個孩子有點不信任，而且，他忽然覺得他的脚今天並不覺得怎樣需要捏。他閉了眼睛，像在心裏對脚催眠着：癢，癢。他睜開眼來看看那孩子，他正在向別人扮鬼臉，他動動脚指，以便拉回孩子的注意。他又睜開眼來，看見那孩子的確在一本正經地工作了，於是他做了幾個表示正想向好處的表情，以便鼓勵孩子的努力，然而他的脚始終不像他以爲的讓他做成神仙。

——重一點，這一隻溼重。

一回又：

——太重了，輕一點。

終於：

——好了好了。

胡漢昇失望地坐起來，想自己擦擦試，他發見腳板和腳趾旁邊的皮已經都給擦起了，出着水，作着微痛。

於是，他傷心地躺下去，肉痛着就要付出去的兩千元。

——你們謝絕小帳？

——隨意，老板。

他只好多付了五百。

回到家裏，兒子已經睡着了，老婆還是把他當作剛做過神仙似的在等他。

而且，近四十歲的女人了，今天忽然年輕了起來似的。

胡漢昇覺得很辛苦，老婆卻稱讚他的身上很乾淨。

辛苦了一番以後，老婆忽然又給了他明天的差使：

——我給你兩千元，明天你到戴春林去給我買幾兩生髮水。

——好的，我要睡着了。

伸着微微有一點痛的腳趾，胡漢昇睡着了，他做了三個夢。到他醒轉的時候，他卻把夢的後半部忘了，他夢着他的腳被踏了一腳，踏得很重，以後怎樣呢，他只記得一定是連着一些很很不好的事，總之，他一定很痛苦，很害怕，他幾乎是哭醒的，他的心還在劇跳。

一早，他把他的夢講給老婆聽了，他說：

——不好，我的腳。

老婆撇撇嘴：

——亂夢顛倒！一定是禁不起勞動，疲倦了的緣故。

——也許，可是，不好，我的腳，今天我一定要當心，不能被人家踏一脚。

——迷信，就爲了這不出門嗎？

——不，我要給你買生髮油水去。

——生髮水。

——是的，生髮水。

吃了飯泡粥，胡漢昇拿了一袋盛生髮水的滑膩膩的藕，出了門。他覺得他的腳趾縫裏在火燒，會不會腐爛呢？有微生蟲進去了吧？不要緊，買一盒綠藥膏好了。只要，當心被別人踏一脚。

到戴容林，趁電車去吧，電車上人多，難保不被踏在腳上的；步行去吧，馬路上人也多，星期日，就像又是年初一，滿街的學生，跳跳蹦蹦的，橫衝直撞的，不行。

坐三輪車吧。

——三馬路。

——兩千元，爽氣啾？你說幾錢？米價打聽打聽！

趁慣電車的，還是趁電車。這樣想清，就到電車站。電車來了，還算空，上去，上面說等一等，有人下，一個蒼草綠色呢制服的，扶着一個蒼草皮大衣的，下來了，女的把胡漢昇一推，胡漢昇一踉蹌，男的眼睜一跳，長統皮鞋一腳就踏在胡漢昇的腳上！

——阿呀，不行。

電車上說：

——要上快點上！

——不上了。

胡漢昇一隻手扳着繞起來的左腳，一隻手運生髮水瓶一把拉住着呢制服的：

——還不行，你。

對面把手拾一拾，表示行了小半個禮似的，嘴裏說：

——對不起了。

想扶了女的就走，胡漢昇卻不放：

——不行，你。

——我怎末樣？

——你踏了我的腳！

女的藏在紅圍巾裏面的嘴不耐煩地說：

——討厭，人家已經向你打招呼了！

——不行，躪了我的腳，還說我討厭……

胡漢昇一氣一念，自己也不知道，非常不習慣地，說出了一個字：

——操！

濟呢制服的立定了：

——向你打了招呼你還罵人？

不等回答，說完就是一掌，打在胡漢昇的臉上。

——啊，啊！

一踉蹌，手裏的瓶落了地：

——躪了我一腳，還打人，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打了人的說：

——打了你怎末樣！

——我！

大家來拆勳了，但多數人只勳着呢制服的，請他打了就算了似的，於是，那個人挨着女的，很受衆人勳地，還顯着點委屈似地，走了。那輛電車，也走了。

有一個孩子從地上拾起那個滑膩膩的生髮水瓶，放在胡漢昇的手裏：

——瓶沒有打碎。

胡漢昇回到家裏，一言不發。

老婆看看瓶，看看他的腳：

——給人踏了一腳？

他沒有說別的，老婆也把生髮水瓶擱起了。

第二天，又是星期一了，胡漢昇照常坐電車，上辦公的地方，坐電車回家，買四兩

白乾，一包花生米；但是，他不再擦腳極。

過了一兩個月，胡漢昇病了；又過了一兩個月，胡漢昇死了。

他死在病，死在沒有錢醫，但是當他瀕留的時候，他對老婆說：

——不好，給人踏了一腳。

他的身已經舉不起來，只做了一半想摸一摸自己的臉頰的姿勢。

（三十五年二月十日）

癩子回家

以前，癩子金運純然只是個癩子，現在，他已經兼做饒子了，但仍舊叫他癩子，纔覺得親切些似的。

當四股俱全地打着仗的時候，這個小小的兵就是癩子金運他自己這樣的感覺也的確是少有的。別的想法是更加沒有了，難得也記着家，那裏的一天到晚淌着淚水的長患紅眼睛的爹，以及鄉裏的拖鼻涕的兄弟。難得也寫封信去，有封信來，因為兩面都是拿不起筆又一字不識橫劃的，信去信來，全是這邊的測字先生和那邊的測字先生的事；話呢，又總是你在外面當心，我在外邊還好，漸漸，那邊的測字先生也似乎懶得服務了，不再有回信來作成這邊的測字先生的生意；軍中的歲月是不大弄得清的，不通信息的日子該區有兩年多了吧。

差將近六十了，眼睛想必還是紅着，淌着淚水的，仍舊睡在大阿官家的柴間裏，他們挑着水吧，還挑得動滿滿的兩大擔桶嗎，從老遠的清水湖到潭底裏？兄弟長得就像剛出門時候的自己了吧，鼻涕不該再拖了，是在幫人家做做田頭的短工呢，還是只捉捉魚摸摸蝦呢？至於那個村子，想必仍舊時不時有幾臺戲文熱鬧着的吧？吳昌順還在唱調子，賴國友還在唱三叉口，還有那篇班裏的施銀花，一定像個老太婆了？……作着這許多回想和惦念的金蓮，已經是在有一仗裏吃了個流彈，醫院裏給切去了左腿，睡了幾個月，裝上木脚以後的人了。

就在他切去腿，睡着，裝上木脚這一段日子裏，據說日本兵投降了。「他們投降了，就是我們勝利了，不用再打仗了」，關於打仗，金蓮的想頭到此為止。得到了勝利和他的失去了的左腿有沒有一點點關係，他決不會這樣問別人，也不會問他自己的。當他四肢俱全地打着仗的時候，他只聽懂長官的一句話，我們要打！他覺得長官的話是對的，就像長官的手套是白的一樣對。爲什麼要打，打勝了以後怎樣，長官不說；也許說了，長官的話他也不懂。現在長官到那裏去了呢？他不知道。他想，大概

白手奪是更加白了吧。至於他自己，那條木頭做的脚也實在不壞，想不到竟像原是自己的一樣有用，而且，它還可以使人放心，再吃一顆流彈是毫不在乎了；雖然，他不用再打仗了，他也不會再打仗了。

以後做什麼呢？糊火柴盒子。

糊着火柴盒子就又不免想爹了，吸旱烟的爹是一向用打火石的，鄉下婦也有火柴，爹可捨不得買，爹現在還是那樣吝嗇，那樣窮嗎——大阿官家裏的飯是總歸有得吃的，記得大阿官的祖母答應過，就是他爹挑不動水，做不動什麼事了，也不會不給他們吃，把他從柴間中趕出去。但是那位良善的老太太快有八十歲了吧，她是不是還活着呢？……大阿官，那個生得白白瘦瘦的有福氣的小子，大學舉了業，已經做了大官呢，還是做生意發了大財，還是在鄉下守著家當呢？……無論怎樣，他一定也會照應爹，也照應兄弟的，可是兄弟不知道唸一點書沒有，還是寫一張條子的本領也沒有學會嗎，老不給回信。但也怪不得，自己單是從醫院到糊火柴盒子的地方，不知又已換了幾處。而且，爹和兄弟，也許當作在外面的人已經死了吧？死去是太容易了，但是

他們應該高興，他們的金運卻只死了一條腿。

應該給他們高興一下，看看他們的活潑的大兒子，活潑的大哥了。

於是，金運提出了請問：

——不糊火柴盒子行嗎？

——吃飯呢？

——不吃這裏的飯，回家去。

——有家？早該回去了。

真的，早該回去了。金運拖着木頭腳，別無長物，爬上了四等車。

金運在出門當兵以前，二十來歲從不會離開過鄉下，所以，那時候第一次坐火車，就只覺得一間一間串起來的屋子裝着一屋一屋的老兵新兵，忽然自己向前走動了，真是又奇怪，又高興，又害怕；現在，卻知道這叫做火車，一點也不奇怪，害怕也是一點都用不着了，拖着木打的他不是去打仗的；隔了七八年，在這七八年裏竟是一個親人一個熟人也不會看見過，現在卻就要看見自己的爹和兄弟了，這才是真該高興的。

夢和兄弟是不是也高興呢，看見一個失去了一條腿的，穿著破爛的灰色軍衣的？爲什麼不高興，至少，他活著給他們看見。做官長，戴白手套，掛指揮刀，帶衛兵，他們原來沒有想到過，自己也原來沒有想到過。老了就是死，現在，只死了一條腿，而木頭腿卻一樣可以蹣跚如飛，如果從八九搨的石橋上跳下來給他們看，他們會驚奇得目瞪口呆的。

惟一可惜的只有他不能講許多打仗的故事給他們聽。打了幾年，他糊塗得很：在什麼地方，他弄不明白；對面真是日本兵嗎，他也講不上來。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打出一個槍彈去結束一個敵人的性命。他只記得有幾次，他很可以舉起刺刀來戳進一個已經倒在地上不能逃走的敵人的胸膛，看一看一個人怎樣死去，但是，看看那人的痛苦着恐怖和哀求的流着血的面孔和無力的黃眼睛，他不會那樣做，頂多踢上一腳就放過了。他也從不會在這樣的半死人的身上摸過錢子，找尋過手錶，像一些老兵所做的。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小兵。」他好不容易給他自己想出了這樣一句話。「而現在，我是一個一條腿的糊火柴盒子的人。」

於是他想到了：「以後呢？」

以後，凡是用不齊兩條腿的事他都能够做，雖然，大部份田頭的工作，他都不行了，結個酒網打魚，蹺起一條腿要把大竹桿放在膝下用力扳起來的，也不行了，……；擱個香煙攤吧，或者，給大阿官家裏管管門吧……

金運搔搔他的禿頭，很樂觀。

落火車，過錢塘江，到西興，他趁上了日船，着夜快到了清風鎮，他的家鄉。

船還沒有進街河，就在市梢頭，金運上了岸。他不想立刻就到大阿官家裏去看他的爹和兄弟：第一，他先要看看這個七八年不見的清風鎮；第二，他打算到黃昏盡了，偷偷地到柴間裏去給他的爹一個意外的驚喜。

他坐在清風第一橋的石樑上向東望，望見一鎮的歪歪斜斜的屋子還是七八年前的老樣子，也許更歪斜了一點，但相差無幾。有些高房子的牆壁，原來是白色的，現在似乎經過幾次塗抹，變了黑色，又變了灰色了，隱隱還看得出途往迎來的模糊的藍色的大字。遠遠有一堵牆上的字是雖然視了色還不會被重行塗抹的，似乎是歡迎國軍一類

的句子，金蓮不識字，但依稀覺得有些面善，不過他一點也不由此聯想到他自己正是一個十足的國軍，雖然只有一條腿。

鑽子裏還像先前一樣；太陽剛落山，已經都吃過夜飯了，灰沈而靜悄悄的，只難得有一些孩子的聲音，有幾聲狗叫。

金蓮走下橋，走上了西街。

是因爲外面的地方寬闊，或是因爲自己現在是更加高大了吧，覺得清風鎮的街道格外狹窄，兩邊的幾乎全已關了門的房屋格外低矮了；但略一記憶，還是狹窄得熟悉，低矮得熟悉，熟悉而且有情，而且可愛的。

他極慢極慢地走完了一里半長的西街，到了中市橋，過橋就是余家漢了。金蓮家裏原先也有一間破屋在漢口的，但在他的母親死後，就賣給人家還債了，以後，他們父子三人的家就在大阿官家的柴間裏。大阿官家就是漢底的那幢高大的屋子，它在金蓮的記憶裏，是十分軒昂的；但現在，現在無星無月的夜色中，它似乎一點精神也沒有，衰頹地垂着頭在打瞌睡了，而且，已經打了七八年瞌睡似的，顯着不支的攤敗

相。有一點燈火，也只像病人的無力的眼睛，黃澄澄地呆着。

「打了七八年仗，把這樣一家大人家也打得不成樣子了？……但比較起傍的屋子來，似乎還要算是撐得住的，大阿官的祖母恐怕不在了吧？……」

金運在市中橋上又坐了一會，以為會得看見一兩個熟人的，那末他要關照他們別先通知他的爹，但是查沒有，似乎住在漢裏的人比原先夜得更早了，他們都已經關了門在做他們的夜工或者上了床。

他有一點後悔不早一點進來，他已經減少了給他的爹一個意外的驚喜的興頭。拖着木脚和逐漸在增多的像是憂鬱的感發，他走近漢底，走近了大阿官家的高房子，繞到後門，望了望那熟悉的亂石堆的矮牆；牆裏面，就是住着爹的柴房了。

一聲身子，一屁股坐在矮牆頭上，然後磨過去跳進裏面，即使是壞了一條腿的現在的金運，也還是毫不覺着費力的事。那裏面原有一條大黃狗的，也許年紀大了，懶得管事了吧，不看見牠的影子。金運一直走近了柴房。

柴房的門是在裏面上了門闩着的，旁邊有一個窗，卻因為窗板上有一個破洞，原先

就能用一隻手伸進去拔去了木門，現在這破洞更大了一點，雖然磨着一把稻草，一抽去就可以望到裏面了，裏面墨黑，人已經睡在地上打鼾了。

「是夢的鼾聲還是兄弟的鼾聲呢？」

自然分不出來了。

伸手進去拔了門，把窗輕輕打開了，人就低了頭爬到了裏面。

柴房裏是不許點火的，摸索着，摸到了熟悉的睡覺的角落。稻草索索地響了，打着的鼾聲停歇，人急促地坐了起來，大聲喝問：

——誰？

——爹，我。

覺着聲音不像爹了！

——是阿銀嗎？

——阿銀，只有阿金了。

人站起來，是在黑暗中摸着柴刀準備打人吧。金還有點慌，邁了一步說：

——我正是阿金。

——阿金？

——繃子金蓮，你知道嗎？

——啊？繃子金蓮？當兵去的？沒有死？

——活着，而且回來了。你是？

——我阿六。

——吊眼疤阿六叔嗎？

——對。你怎末這時候賊一樣的歸來？

——我打算嚇我爹一跳的。

——你爹？不給你嚇了，嚇了你阿六叔。

——我爹呢？

——你不死，他死了。

會運第一次覺得一條左腿和一條木腿有點站不住。

——啊什麼，六十歲了，一定要他等你回來送終？再是幾年，你連阿六叔也看不見了。

正說着，有人在門外問：

——阿六公公，什麼人？

阿六告訴金運：

——大阿官聽見聲音出來了。

開了柴門，手裏拿着二截白燭的，穿着灰色的長夾衫的大阿官立在外面。

阿六走出去說：

——是我們阿仁的大兒子櫃子金運回來了。

金運也走了出去，叫了一聲：

——大官。

他看見大官比先前更白，更瘦了，蓬着頭髮，張着兩隻大而無神的眼睛。

——啊，你的腿！

——只剩一條回來。

——你哭了？

——大官，我的爹！

——仁公公前年死了，在我的祖母死後不久。

——老太太也沒有了？

——來來，到我書房裏坐一回，阿六公公你去給金運熱口飯吃，不，先熱點酒。

——我不吃酒。

——我也想吃一點呢。

在大阿官的書房裏，鬍子金運直着腿坐了下來。大阿官的桌子上，糊吃過酒的樣子，書報堆得亂七八糟。他坐下來，渡一枝煙給金運，給他和自己點上了，說：

——以爲你不會活着回來的了。

——糊糊臉塗的豈沒有死。我兄弟呢？

——可畏西，由托了油賣了

——又當兵去？

——差不多吧。

——外面不打仗了，不是？

——仗，打不完的。

——打誰呀！

——好在您已經打過了，打剩一條腿了。您的兄弟，今年剛剛二十一歲，二十一

歲……

——給他剩條腿回來吧！

——給他剩條腿回來吧！

酒來了，癩子金運向不喝酒的，今夜，他大碗喝，大阿官也大碗喝。

金運問大阿官：

——這幾年，你？

大阿官舉舉酒碗：

——這幾年，我，逃來逃去，受宰受割，賣田賣地，後來，沉在酒裏。
以後，兩個人只吃酒。

第二天開頭，爾子金蓮跟吊眼阿六一起住在柴房裏。他不擺香爐燭。他結草鞋。

（三十五年三月）

德盛米行

一

廿六年，戰起，當炸毀剛完成不久只通過幾回軍車的錢江大橋的橋梁的巨大沈重的聲音震動了浙東，震動了坐落在蕭山和紹興間的清風鎮，每一間屋子的門窗都發抖的時候，每一個人的心也都發抖了。

在長毛時候，和在南北戰爭時候通行過的「來了來了」的驚惶的奔走相告，又開始通行了。

直到秋末冬初，真來了的自然還只有一批一批的逃難的人，他們從上面逃下來，從浙西逃到浙東，有的路過清風鎮再向裏逃，有的暫且在清風鎮停留下來，爲了等候人，等候錢，也等候局勢。

冷靜的清風鎮變成熱鬧了，小小的清風鎮滿是陌生人。人總比平時多出了一倍吧，就從我家的徐德盛米行的流水賬上也看得出來的：每天零星賣出去的米的數量天天在增加。

但是紊亂，不是興旺，米行經理沈老大每天晚上向老店王太太我的祖母報告的是：生意好，但一蕪時就要做完了的樣子。

而清風鎮的人也在想往裏逃了。

到十一月三十日那天上午，日本飛機炸平了半個蘆山縣，接連的動地的聲音使離開那裏五十里的清風鎮上的人數也數不清落了多少炸彈，這以後，真能逃的就都開始逃了。

我的父親到蘆山去視察了他的被炸得只剩了一隻發電機再也不能發電的電燈公司，回來，把我從收音機旁邊叫去，皺着眉頭對我說：

——你走吧。

他徵求我的祖母的同意，祖母歛着氣，說：

——也只好讓他走了。

祖母到米行裏去，從沈老大那裏把賬房裏所有的三百塊錢一起取了來。一百給我藏在絲棉背心裏，一百給我塞進了紡綢褲帶。揀了個好日子，教我到祖先堂面前去磕了頭，她自己也跪着默禱了好久；於是，把我拉到她的膝前，竭力忍住眼淚，說：

——這是大難，捨不得，也只好放你們年輕人走！你父親是走不了的，我們年紀更老的，更加離不開，就是日本兵真的來了的時候，也只好硬着頭皮聽天由命了。但願，祖宗保佑，你在外面平安。

眼淚還是忍住了的，她的聲音顫動了：

——或者，祖宗保佑，到太平的時候回來，你還看得見我們老的，或者，我們的骨頭也已經成了灰了？……但是，這幢破屋即使沒有了，這塊祖宗傳下來的土地終還在這裏的，你不會忘記回來……

接着，父親把烟蒂重重地丟在地上，又立刻點了一枝，猛吸着，臉上沒有表情，對我說：

——你的祖父的一生的事業是徐德盛米行。我在這二十來年中費盡心血的事業是蕭山的電燈公司。這公司，開頭的幾年，人們不慣用電燈，做不好。剛有了點起色，火燒了一次，保了險的，給外國人賴去了大部份。重行艱苦地做起來，又碰着杭州的電廠天天想併吞；總算掙扎到今天，像一個事業了。如果不打仗，錢江大橋造成了，江這邊成了工業區，幾年以後，發達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打仗了，而且，半個蕭山城被炸平了。我的公司看去已經再不能夠復興。即使仗不打下去，我也沒有能力從頭經營，就是把徐德盛米行盤出去也不够投資的。結果，這條小蟲只有聽杭州電廠那條大蟲吃去。我今天在你要出門的時候對你說一遍，只是要你知道，從今起，你的父親已經不再是什麼廠長，你自己已經不再是什麼小廠長。給戰爭毀了事業和家產的不知要有多少，我們這一點點算不得什麼，但是，失去了根基，以後你要赤手空拳，從新打你自己的天下。至於這另米店，我是早已不把它當作事業了的，它勉強是可以養老的巢，但是這個巢，現在也動搖了，誰也保不定到你回來的時候它還在這裏不在……

祖母是比父親看重這另米店的，她搖搖手阻住父親的話：

——大凡新鮮的外國事業都有危險性，電燈公司已經教訓了你的父親。你不要以為米業是賤業，不要以為一家小鎮上的米行不是一個可以立身的根砥，能夠在外面打出天下來，固然好，回到家鄉來守老寨基呢，也不是沒有出息。就是今天，如與沒有遺升米行，這個老庫房，這棵老搖錢樹，給你逃難的錢也沒有。今天我還活著，我來得及叮囑你：你要牢牢記住，不管怎樣，徐德盛米行，你的曾祖父做開的，你的祖父做興的，我四五十年來苦苦支撐着它，你們做兒孫的一定要保持它。徐德盛，徐德盛三個字，四方八鄉，那一個不知道？這塊招牌，不許收下來，不許任它倒掉；不然，曾祖父，祖父，和我，死了也口眼不閉的。

在聽着祖母和父親的吩咐的我，當時的心裏，沒有電燈公司，也沒有徐德盛米行。我默默地上了最後一次通過的浙贛路車。

一一

日本兵的腳一直停留在杭州。

過了兩年，他們才伸過江，停到蕭山。紹屬的濟風銀十八里外起，還是自由的中國的土地。

父親寫給我的信上說：

「蕭山，是完了；我的電燈公司，是完了。所有用剩的柴油和材料，都讓職工們賣了。那隻到英國去買來的最新式的發電機，連紹興一縣的電力也够得到的，足够供給三五個大規模工廠的，我曾經把它當作我的心臟，我的性命，它現在一動不動，漆黑的圍在東門頭長河浜的那間二十五年新建的廠房裏，但不會生鏽的，還留著五個工人，他們看管着它，他們的生活費每個月到我這裏來取。」

隔了些日子，父親又給我寫信說到它：

「日本人已經幾次要現在的蕭山的縣商會派人來叫我去，去把我的電燈公司復業，他們願意無條件地投資，幫助我經營，但是，我怎樣去得。我做夢也要我的大機器再動，再放光，再照亮蕭山的蕭山城，然而，不是現在，不是現在，不是現在，讓我的機器漆黑地圍着吧。它仍舊不會生鏽的，看管着它的五個工人雖已經去了兩個，他們自

已要去的，還有三個人不會離開這機器，他們也把這機器看做他們的第二生命，他們說，即使他們不能開動它，看看它，也是好的。是的，我也真想看看我的機器，摸摸我的機器，但是我不能去。這三個工人只要每個月甚或隔一兩月能設法從我這裏得到一點生活費，我仍在竭力供給他們。」

又隔了些日子，父親給我的信上用最零亂的筆寫着：

「前些時候，日本人幾次從蕭山派人來，要我答應接受外股，投權給新股東，讓他們把我的電燈公司恢復，我不答應；後來，他們又派人來要我答應，把我的電燈公司賣給他們，我不答應，我說，等我死了，你們還不走的時候，你們就拿去好了，但是現在，他們又派人來了，告訴我，日本人已經斷然收買了我的電燈公司——來人放下十三萬塊錢，走了！完了！孩子，五十三歲的我還要活下去嗎？活下去爲了什麼呢？爲了化用這十三萬塊臭錢嗎？用這錢給我合棺材嗎？我死了睡在這裏面我的屍骨也要發抖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終於，日本人的腳又從蕭山伸向紹興，清風鎮上奔走相告日夜怕着的「來了」，到

底來了。來了又去了，去了又來了，以後的日子就在這樣的混亂的變化裏挨着。而父親的付上，這纔終於出現了徐德盛米行，他說：

「日本兵第一次到我們的鎮上，要稻草，要棉被，要米，家家戶戶都出地攤領着進去了。晚上闖到我家來。你的祖母躲在柴間的門後面，用身子頂着門，一個日本兵用槍柄搭在門上，總算一會又轉身奔上樓，翻箱倒篋去了。她老人家在柴間裏嚇得昏了過去，醒轉來時腰痛得不能動彈，恐怕要成久病了。她半天說不出話，到能說時第一句迸出來的就是：日本兵到西市沒有？我們的米行的門給打開了嗎？日本兵是先經過西市的，米行還會不給打進去嗎！沈老大死守着錢箱，被幾個地痞打得頭破血流，現錢還是給搶光了。米還好，只在第二天由維持會徵去了十五擔；以後，照常開店規定每個月出十擔軍糧。」

第二次提到米行是這樣說的：

「開一頭門，有一頭風，我們的米店算是鎮上的第一等商店了，除了米每月加到十五擔，還得挨着出錢，一個月營業，盈餘還不够解這筆經費和軍米，快要把全部收入

都交給他們了，而且，就在日佬去了的時候，也一樣省不了，和平佬要，游佬也要，自己的政府，有時在山裏有時在船上的縣政府和行府，要得到時也要。從前有所謂山陰不管，會稽不收，現在成了張三要收，李四要管，一個小小的鎮，一天到晚被你一刀我一刀地割着。照我的意思，德盛必須關門了，至少暫且停業，但是你的祖母固執得厲害，她不答應。」

最後，父親來信告訴我：

「日佬又退出了，臨走到處放火，德盛米行也給燒上火油燒了，隔河的倉庫並沒有燒掉，然而，所有的存米都被搶光，日佬帶走一部份，地痞分得了大半。百年老店，也無可避免地做了戰爭的犧牲，經理沈老大幾乎已成了瘋子。我們不敢實告你的祖母也不許沈老大說出來，但是有一天，沈老大闖到她面前去，源源本本講給她聽了，說他拚了他的老命，只搶住兩樣東西不讓火燒掉，一樣是米行裏的一尊財神，那還是你的會祖父手裏供起的，一樣是徐聽盛米行的金字招牌。講完，沈老大哭了，又發瘋了，你的祖母卻不像我們所擔心的激動得可怕，她一語不發，咬咬牙齒，把她自己關

過了經常，幾天纔出來，忘記了似的照常料理家務，不提到德盛，一個米字也不願說。她老人家瘦了，但精神還好，仍然起早落夜，粗粗細細地這也管到，那也管到。家裏越來越窮，只有她安排得了。她說，我家原先也是從貧窮過來的，而她，的確把這個被硬生生弄破了的家，彌補得仍像個樣子，她要給祖宗掙一口氣，她也要給兒孫盡力留一個退步。她真是固執的，能幹的，偉大的。你不要忘了，你的祖母已經是七十出頭的人了。她能不能親眼看到勝利呢！」

三

勝利，我的祖母看到了，勝利後三個月，她也親眼看到了她的記掛擔心了八年的孫子。在外面什麼天下也不會打出來，沈落得不成樣子，只要是活著回到她的膝前，活著，而且高了，黑了，甚至有幾根早生的白髮了，她就歡喜，歡喜得謝天地，謝祖宗，她祝壽了八年，許了八年的。

但是，祖母老了，衰弱了，八年來她苦苦掙扎着，像她自己說的，死活纏着這條

命，就像只是爲了要親眼看到勝利，親眼看到太平，親眼看到她的孫子。

她從不向我提起米行，只是翻覆地問到太平。她說：

——中國勝利了，阿干？

——勝利了，祖母。

——自他終究打了敗仗，回到東洋去了？

——是的。

——不會再來侵犯中國了的？

——不會的，祖母。

——外面現在都太平了吧？

——都快要太平了。

——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外國人打走了，自己人內部還得講一講。

——噢，自己人總講得明白的。親兄弟，明算賬。不過，拳頭打出外，手背攪進

裏。打了這許多年仗，苦頭都吃够了，終不會還有什麼內亂的吧？

——大概可以不會的。

——亂是亂不得了，就說我們這個清風鎮吧，真是給仗打得皮也沒有肉也不腫了，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恢復元氣，還經得起再有事嗎？

——是的，祖母。

——就是爲了我這個老太婆，也讓我再享幾年太平福吧，青菜淡飯布衣，也好的，我們只要太平，不受驚嚇，不要東也經費西也經費的捐心捐肝。

——是的，祖母，慢慢會好起來的。

然而，祖母等不及了。她留住我，不讓我出門，一半是爲了離開她那樣久，她要我和她且多在一起些日子，一半像是她已經預感到她不久了。

祖母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像病了，又像什麼病也沒有，醫生是請了幾個都第一診就對我們說：老太太年高了，全體像一隻金表的機器，質地原是超等的，但是已經用到了時候，不能修理了，加油也加不進了。然後又說，七十幾歲還看到了勝利，老本

太好顧氣。

是的，祖母自己也這樣說：

——戰爭看到，也吃到它的呆苦頭了；勝利，等算是給我等着的，但是還沒有替着它的甜頭呢！真的就這樣要叫我回外婆家去了嗎？

想到死，悲哀是沒有的吧，但還是有些恐懼，而且，像所有的人一樣，祖母是還想活下去的。

但是，終於，到了那一天。清早，祖母把家裏的人都叫進了她的臥室，叫我的父親和我坐到她的牀邊上去。

她伸出枯乾的手來拉住我的手，無神的眼睛注視着我，她開始吃力地說：

——你回來到今天，沒有對我說起過一聲徐德盛米行。你忘了嗎？我知道你不會忘了的，你只是怕我聽到了要傷心，是的，我要傷心的，所以，我也不會對你提起過它。我忘了嗎，你知道我死了也忘不了它。死是沒有法子不死的，我已經自知它就要來抓我了，但是今天，還來得及，我要對你們說：徐德盛米行，對你，也對你的

父親。你的父親是知道了我要說的話的，他總不聽我的話，這是因為他強，他同我的性格一樣剛，但是今天，我要他再聽我說一遍徐德盛米行，是最後一次了，他不能不聽，不能不聽進去；我活着的時候，他同我拗，到我死了，我相信，他要記念我，他會照着我的遺言去做的。

父親一聲不響地把身子靠在床柱上，手托了頭。

祖母要了一口開水，繼續說：

——徐德盛米行，開頭的辰光只是一個米攤，小小的米攤，擺在西市梢頭，你的曾祖父，自己搥米，自己量米，一個人苦苦地做起來的。到你的祖父手裏，稍為像一升米店了，但規模還是很小。直至有一年，麥價大賤，你們祖父看準第二年會回漲，他就收了許多麥。本錢短，想把生意做大，他向一個在杭州做着錢莊經理的親戚借一筆錢，是三百元吧，那親戚一口答應了他，講定那年十二月給他，第二年夏天加利還清的，你祖父有了這一筆準備，就開出年底的票子在四鄉大量收購，想不到那錢莊經理失了信，恐怕你的祖父的生意要蝕本，賴了那筆放款。你的祖父年念三趕到杭州

去，苦苦要求他踐約，一點沒有結果，那家錢莊的條件是賺了錢把徐德盛米行十分之七的股權給他們，你的祖父自然不答應，回來的時候，大風大雪，他又冷又急，在清風鎮外的遺風鄉的大木橋，擱下了，是沈老大迎上去接他，把他在雪堆裏哆嗦背他回來的。他從此病不起床，開出去買麥的票子呢，是我到我的娘家去死活借來所有的首飾，再加上家裏能夠當賣的東西，一起換出去對付的，你的祖父不肯在四鄉失信，他又知道他囤積的麥子第二年一定能賺。

祖母又歇了一會，然後說：

——第二年，麥價是真的大漲了，徐德盛賺了許多錢，而且在四鄉樹立了信譽，從此營業興隆，成了鎮上的最大的米行；但是你的祖父的病卻好不起來，又拖了幾個月，他死了。

祖母的乾燥的兩眼裏這時有一點點潮潤，他把手握得更緊，說：

——他死了，就像我今天也要死了一樣。他死的時候，你的父親還不到你現在的年紀。他頭留的那天，像我今天對你們說到徐德盛米行，他對我說到它，他要我必須把

這井店好好維持，不單單爲了營業，而是爲了給他掙一口氣，給那個有錢的親戚，給那家用借款來壓人的杭州的錢莊看看，一個鄉下土老頭不是不會賺錢的，一井鄉鎮的米行，未必輸給他們的省城裏的錢店。

祖母看看我的父親，揆下去說：

——我沒有對不起你的祖父，米行在我的手裏，由沈老大忠心經營，只有更擴充了。而且，我養大了你的父親，總算是一個能幹的人物。他要到杭州去做事業，他是做了的，他是杭州那時最大的人力車行的行主。然而他太聰明，當杭州要開始有公共汽車的時候，他把他的人力車行盤了出去，他開始經營他的蕭山電燈公司了。我徐德盛米行的厚實的實力，他也跌跌起起地總算又做好了，直到來了日本人。日本人毀了他的公司，終於又毀了我們的米行，把我家的樹根也拔了！現在，日本人去了，中國勝利了，然而，他沒有了公司，我沒有了米行！我是想活著看見徐德盛米行的招牌再掛在清風鎮上的，劉雞大王不許，我終於看不見了！

於是，祖母勉強把身體撐起來一點，重重地說：

——但是，你們要讓我死了看見，徐德盛米行必須在清風鎮上復業！

然後，她說出了她一生中的私蓄的數目和它們所在的地方，她的眼睛殺了最後的光輝，她稍稍掙扎了一下，死了。

父親，我從不曾看見他哭過，哭倒在她的身上。

四

祖母是有福氣的：她看見了勝利，雖還不會像她所說的嘗着勝利的甜頭，總算也不用再吃這以後的苦，帶着天下已經太平的美麗的確信，去安息在鎮南明秀的小西莊的祖墳中了，和祖父同穴。

她確信她的兒子，跟她反對了一生，卻會聽從她的臨死的遺囑，給她死了看見徐德盛米行在清風鎮上復業。

父親把祖母葬了以後，恢復了他的精力。思索着經世事業的那種喜悅又漸漸爬上了他的濃濃的長眉，舊日的勇氣和精力也又在他的高聳的額骨上顯露出來了。他天天一

個人坐在他的書房裏想，打算盤，有時，他把沈老大叫進去商量。沈老大自從勝利後，不發瘋了，自從聽了祖母的遺囑，更加高興，常常摸着他那幾乎全白的頭，對父親，對我說：

——徐德盛再開門，我沈老大就是不做經理做個老司務也歡喜的。

他天天背誦着祖母的遺囑，撫摸着擺在前廳的徐德盛米行的金字招牌。

到我要離家的前一天晚上，父親對我表示了他的恢復徐德盛米行的決心，他說：

——別的事業，我的實力不夠了，我的智力也不夠，電燈公司是即使政府還給我，也已經不能再做，將來的電氣決不能零零星星地仍由商營，開口的電廠可能在一兩年之內有力量一直發電到金華的。

——那末父親打算？

——我決定再做米業。

——力量够嗎？

——先從小做起，而且，也還可以像模像樣開門的，你的祖母的私蓄，幸而都是金

銀，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足夠把火燒了的店屋和倉庫建造起來，上阿被強迫出賣電燈公司的錢，我也買了黃金，開業是沒有問題的。徐德盛三個字叫得響，我們還可以復興。

父親就在家鄉，用近年工夫，把徐德盛米行又在清風鎮上開了出來，他寫信給我，得意地說：

——你的祖父母在泉下笑了，我夢見他們的。米行雖不是我樂於做的事業，但是，也好，我老了，也只能在鄉下做做這樣的事了。這也終究是正常的，要中國運米糧也用不到商人都由什麼大規模的合作社來經辦，大概還遠得很。而且，無論如何，商人也總要存在的。你是文人，你可也不該看輕你的土老頭子。他現在真成了土老頭子了。爲了開業不夠，賣去了家裏許多田地，剩下來的一部份，自己在雇了長年短工耕種。我忽然覺得，我家雖是一粒人海中的芝麻，徐德盛雖是一井小小的店，但是也可以說足夠象徵中國的堅強，和中國的終能慢慢地復興。而你的祖母的精神真是偉大的。

但是，這封以後的鄉下的來信卻都是一些不好的字眼：

——生意難做，本錢越下越大，雖然大的只是數目，貨色卻越做越少了。

——錢儘管不值錢，四鄉的人卻幾乎要連米也吃不起了，就是清風鎮上，也有一半人家在搗吃雜糧，南方倒像北方了！

——放出去的賬往往收不回來，這使沈老大為難得又要發瘋了。

——沈老大真的發瘋了，大半由於他的二十一歲的小兒子，抽卦了抽了去。

——米缺，紹興不是出米的地方，有一點本來不夠本縣人吃的，現在，徵實徵借。

——米價像上海一樣日日漲，處處米貴，來源困難。

——沈老大死了，死時很清醒，說放棄了他的小兒子，卻放不下徐德盛，要我寫信關照你，不要忘了老店王太太的祖母的話。

這以後，忽然接着一個電報，說我的父親被捕，解到縣裏去了！

近六十歲的人了，在鄉下，開店種田，還會犯什麼罪嗎？鴉片是十年前就戒絕了的，總不會又抽起來了？父親怎樣被捕的呢？

我趕到家裏，纔知道，因為物價漲，縣政府說都是商人不好，唯利是圖，乘機抬價，擾亂安甯，城裏和大鎮裏的有些名望的商人捕了好些。

很費了些事，父親是放出來了。從城裏回到潯風鎮。他好久一句話也不說。最後纔用可怕的眼光看住我，好像我就是他要指斥的對手了，他發了一夜牢騷。六十歲的人，跟二十歲的人一樣，說着不滿現象的話。

徐德盛米行的現象是真的壞極了！它，這月給日本人燒了又在廢墟裏剛剛復業的百年老店，和它的對河的並不充實的倉庫，在我的父親從城裏釋放回來的第二天早上，還沒有開門，就給鐵上和從四鄉來的貧民打進去，把所有的米和雜糧搶光了。門窗戶牖都被搗毀。財神被搗得粉碎。金字招牌被砍成了幾塊，不知給幾個人分去當柴燒了。

一個貧民對我的父親說：

——不是對徐德盛米行有什麼惡仇，但是，我們餓，要米，買不起。

——好的，好的。

父親就好的好的着回到家裏。他好久不說一句話，最後才對我嘆了口氣，顯然說：
——徐德盛米行的根現在纔真的拔起了。但願它的小小的經曆並不真象毀了這個國
家的命運。

過了些日子，我的父親又恢復了精力，在同他的長年短工一起努力耕種他的僅存的
土地了。

（二十六年五月七日）

日光之下

又是六月，又是當午，大太陽正得時。

在卡德路電車站上等着電車的人，總要一日氣來三輛車子纔裝得滿。他們伸着脖子，太陽的光就像金針一樣刺痛他們的眼睛。

每個人的額亮上的汗，被蒸出來的油球似的，有些人沒帶手巾，拿袖子擦，有些人任憑它直流，出落得像在無聲地自顧自流淚。

一位先生做哲學教授，有些怡然，然而平心靜氣地自言自語：「等吧，等吧，整個人生就是無盡的期待呀！」

又一位先生活用賭檯上的法門，說：「第一要會得等，第二，等着了要能够狠。」但是這個狠真是不容易啊，一輛電車來了，裏面已經裝滿了成功的狠客，都是一

面孔儘快還會有這許多盜貨要上去的義務，不願這些，從拉開了一小半的鐵門縫裏，把自己的身子當作別人的身子似的向上擠，終於只擠進去三、五個。

於是有一位先半拉了他的同伴，無可奈何地說：「等和狼群失效時，倒不如滾吧！」已經開了步，回頭看看又來了一輛車子，還是這樣擠，還是只勉強上去三、五個人，於是不再後悔，下決心走了。

來的又是兩路。

而那位站在水果店的蓬帳下面的許老太太卻是要到虹口去的，她等的一路。不管車頭上的小河洞裏標的是「一」字和「二」字，「1」字和「2」字，她都不知道，只能來一輛車子問一聲水果店裏的獺獺頭小夥計。那獺獺頭真給她問得火起了，唯一使他覺得出了氣的是來的總是兩路，而且，終於來了一輛一路，卻到了站停也不停地過去了。

旁邊，也有一個人替許老太太出氣，對這輛無情的「路電車破口大罵了：「他媽的，爲什麼到了站不照規矩停！」

他的朋友卻是一個冷靜的辯護家：「沒有人下來呀。」

「可是有人要上車呀！」

「可是已經上不上呀！」

「那末爲什麼不多添幾輛車子呢？」

辯護家冷靜地說：「你問外國人去！」

「公用局不能命令他們要漲價非添車子不可嗎？」

「你問公用局去！」

無論如何，胖老太太在立等了一個鐘頭以後，完全明白她不能再省這筆三輪車錢了；她是要趕到她的女兒家裏去吃外甥的糊頭酒的。她一看三輪車夫的面孔就生氣，因爲她知道他們是敲竹槓的專家，特別會敲她的竹槓。她挑選了一個不老不小的車夫，一開口就像跟三輪車夫有怨仇，恨恨地問：

「北四川路橫浜橋去不去！」

這個被看中了三輪車夫看了她一眼卻看中他這個主顧似的，居然搖搖頭，說：

「太遠了！猛日頭下面，吃不消。」

胖老太太不禁罵了一聲：「窮不死的！」

她又挑中了一個，然而那一個又是斤斤較量的，不說價銀，先說：

「老太太，你一個人，可比兩個人呢，總有兩百三十斤吧！」

胖老太太咬牙切齒地說：「踏不動就踏不動！」

車夫笑笑：「踏有什麼踏不動，十萬隻洋，爽氣點！」

「我不會坐汽車嗎？」

「坐汽車，兩個十萬還要外加小賬呢！」

「你知道我坐不起！」

「還是省省坐電車吧。」

話是無禮極了，但也說得有理，胖老太太吁了口氣又等了一會電車。這回接連來了兩輛一路，也都停下來放人上去的，但胖老太太還是上不去；沒有人讓她先上，沒有人幫忙拉扶她一把，倒是有一個青年在她剛剛到達門口時把她拉開一推幾乎推倒了地，別人一讓，趁勢自己上去了。

「這世界，這世界！」胖老太太咕嚕着回到水果店的蓬帳下面去時，一個黃包車夫朝她看了一眼。胖老太太看出了這一眼卻是世界上難得有的對她充滿了期望，謙和，甚至慈悲的，然而這是一個瘦子，瘦得赤着膊的胸前一根根骨頭像要鑽出皮膚來一樣。

「北四川路橫浜橋？」

黃包車夫把車子放下來，做了一個就請她上車的姿勢。

胖老太太不免鬼了起來：

「幾銅，講講好。」

車夫卻苦笑了一下，說：

「隨你給，老太！」

「三萬隻洋！」

車夫點點頭。

胖老太太踏上一隻腳去，黃包車咯吱叫了一聲，她又有一點躊躇了，問車夫：

「你拉得動嗎？」

車夫忽然挺挺他的胸前的兩排瘦骨頭，擺了一個英雄的架子。

於是，胖老太太別了這個可惡的卡德路電車站。

黃包車的確跑得不慢，這個車夫瘦雖瘦，卻像有一種什麼體外的力量在他的腳下，他簡直說得上飛快，倒使胖老太太又有點擔心，又有點抱歉似的；因為她也覺得，三萬元從卡德路到橫浜橋太便宜一點了，而且，她其實要到橫浜路，過了橋臨時還要車夫轉個灣再拉進去一段路的。她決定拉到了加值五千元，再稱讚他一聲，表示只要勞方肯識相呢，資力不會不大方的。

到橫浜橋了，車夫過了橋預備停下來，胖老太太卻理直氣壯地說：

「誰說橫浜橋，我說橫浜路呀！」

車夫朝她看看，搖搖頭。

胖老太太用腳踢着踏脚：

「不行，你要拉我到的。轉灣是士慶路，進去就是橫浜路，一點點路呀！」

她沒有說出要加他五千元的話來。

車夫把車子放了下来，揩着汗，說：「不拉了！」

胖老太太一隻手扶住蠶手，立在踏脚上，說：

「不拉到我不給錢！」

車夫做了一個要拉她下車的手勢，說：

「不給，我就自拉你從卡德路到橫浜橋，你下去。」

然而路人過來了，幫着胖老太太罵車夫，說車夫總是這種壞脾氣，一點點路也不肯多拉。

而且，一個警察走到車夫身邊，舉起棍子發了個命令：「拉！」

車夫看看警察，看看棍子，說：

「我拉。」

胖老太太在車上把屁股攪了攪正。

黃包車拉進了土慶路，胖老太太指點着：

「喏，這條叫做西士麼路，很短很短，一直下去轉進去當即就是橫浜路了。」

她正說着，黃包車突然重重地放下了，把胖老太太翻出在地上，同時，車夫也幌了幾幾一倒倒在一條弄堂前面的電桿木旁邊橫下了。

等胖老太太爬起來，檢點全身沒有什麼傷處，以為是車夫存心搗蛋，正預備大發雷霆，卻看見車夫的身子在地上滾了上來，吐了一陣，兩隻手捧住胸口，於是，垂下頭，從嘴角滴着一種黃水，眼睛也翻白了！

士麼路上的人圍了攏來。

有人在笑。

有人在輕輕說：「真是元寶翻身，好大一隻元寶。」

胖老太太忽然感到異樣的寂寞。

她想，她只好自己走到橫浜路她女兒的家去了。

她又看了一眼車夫。他向她白着眼睛，似乎在抱愧，又似乎在抱歉。不管怎樣，這兩顆停在胖老太太身上的眼珠，有一股力，使她伸手到衣袋裏去摸了半天，摸出一疊

鈔票來。她數了四張五千元的，去放在車上，又覺得不妥，重行拿來放到車夫的身邊去，不自覺地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作孽相的」於是，她完全於心無愧了似的，趕快用手捏住自己的鼻子，趕快轉身衝開了人圍，在人們的「這是一個好心的老太」的目矚中走了。自然，沒有人會去拉住她，也沒有人會去問她給車夫的錢是不是特別多給一萬了。

而現在，人們攔住了車夫。

人就像生來爲了在每個地方等着一些突發的事件，特別是屬於別人的大大小小的不幸的事件，於是，圍上去觀望。

西士慶路只是半截小小的石子路，上首是交通部上海電信局的灰色的高大的洋房，一排一排單調的玻璃窗像一個怪物睜開幾百隻眼睛，逼視着下邊的二三十間褻瑣的低矮的店面。這些店，水木作，油漆，煤炭，裁縫，收舊貨，烟紙雜貨，剃頭，都給大洋房脅迫得奄奄沒有生氣的樣子。它們時間時關，常常換老板，只是做不好生意。每一

家裏不過一個兩個人，都還是閒得着天。天沒有什麼好看，有個胖老太太跌跟斗，還有個車夫倒到路邊來，正可以使每個人的腿搬動搬動，每個人面上的肌肉鬆一鬆。

這些小店裏面，二樓，假三層，亭子間，欄樓，密密裝滿人家，每一家幾乎都有三兩個孩子，家裏的天地太狹小，容不下這些小英雄，他們只好成天在石子路上玩，現在，他們自然都成了這個車夫四周的第一層看客了。

孩子們只是張大眼睛，把一個指頭塞在嘴裏，也許在研究車夫身上的四張鈔票是不是可以拿過去讓自己買手槍糖照相糖。

大人們都閉口了。先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報告他的結論：「這傢伙死了。」

當即有一個像是懷疑主義者的看客搖搖頭說：

「似乎還有一口氣？」

死了怎樣，還有一口氣怎樣，沒有人出主意。

過了一回，才有一個人發明，他徵求別人的同意：

「或者，我們應該去告訴警察。」

但是，另外有一個經驗豐富的人說：

「警察不管賬的。」

忽然，從煤炭店樓上，發下一聲驚叫來：

「虎列拉！」

這人是在什麼報館裏做校對的，天天到午後才起身，照例在窗檯上洗漱，這時候嘴裏還嚼着牙刷就奔下來了，拉開了他的兩個兒子，也叫別的孩子都走開，他告訴大

家：

「虎列拉就是可怕的時候疫毛病！」

這才有人說：

「是急痧嗎？」

又有人說：

「這人縮成一團，恐怕是捲腸痧。」

「看看他的手，不要是瘋雞痧。」

那個校對先生緊張地警告大家：

「總之，要傳染的！」

於是人們都走遠，走開了；孩子們也忽然成了寶貝都被他們的父母拉進家裏去。如果沒有一大堆蒼蠅，這個車夫的身子真是也要落在可怕的寂寞裏了。

校對先生卻回去翻了翻報紙，又下樓跑到對過電信局裏去打電話到時疫醫院去了，但是時疫醫院對他說：

「必須由警察打電話來，我們才派救護車。」

校對先生跑到橫浜橋去找警察，警察正在橋場邊小便，有點不好意思，因此卻一本正經地對他說：

「你叫保長來！」

校對先生幾乎要灰心了，給左鄰右舍的像是在敬崇他的眼光鼓勵着，這才又去找着了保長。保長正睡午覺，有一點怨他多事，但沒有法子不理他，只好跟他去對警察說了，又同警察去打了電話，然後看了車夫牛眼，覺得替地方上，替人類，大大出了

力，又回家去艙在竹榻上繼續他的泰覺了。

這樣過了點把鐘，救護車才怪叫着威風凜凜地闖進西士麼路。

校對先生立在煤炭店樓上的窗口向下看，看見救護車停下，一張帆布架子由兩個人抬下來，一個醫生跑到車夫的身邊去，用皮鞋踢踢車夫。

醫生的皮鞋脚尖像會點穴，車夫的眼珠動了，他看清楚了面前的醫生，帆布架子，救護車，忽然嚇得兩隻手捧住了電桿木，神志清醒地堅決拒絕上車子。

醫生這才去摸了摸他的頭，問他：

「你生了病沒有？」

車夫着急地說：「沒有，我沒有生病。」

「那末你？」

車夫有一點惶恐，但是怕被放到帆布架子上去抬上救護車，像偷了醫生的皮包不得
不招認出來的可憐的小賊似的，吶吶地說了出來：

「先生，我沒有病，我是，我是多喝了碗白乾。」

醫生拉下口罩，在霧氣裏收了收鼻子，笑了，對旁邊的人說：

「這傢伙，的確是喝醉了酒，你聞他吐出來的一股酒氣。」

於是，醫生上了車，帆布架子上車，給帆布架子的又罵了一聲：

「操，誰打的電話！」

人們又放心地圍攔來了，他們抬頭用告密的眼光看看煤炭店樓上窗口的那個校對先生，他恐怕被救護車上的人責問，已經躲了進去。

到救護車開走，車夫也就從地上爬起來，把四張五千元鈔票塞在腰包裏，似乎忘了，或者寬恕了那個肝老太太少給了他一萬，用布衫抹抹嘴角，拉起車子，定了，只是稍爲有點腿軟的樣子。